馭交紀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馭交紀

(一)

張鏡心編考
冒起宗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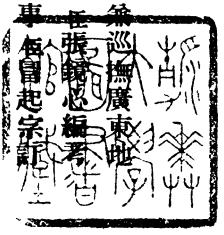
本館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馭交記

馭交紀卷之一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法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張鏡心編纂

分巡嶺西道整飭兵備廣東按察司僉事臣何眉起宗訂



帝堯申命羲叔宅南交。

尚書註云。南交。南方交阯之地。安南。卽古交阯。○禮王制云。南方曰蠻。雕題交阯。有不火食者矣。○山海經云。交阯國人交脛。○東漢書云。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其疆域東西相距一千七百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東接廣東欽州。西界雲南老撾宣尉司。南帶占城。盡海堧。北抵廣西憑祥州。其山則句漏。佛跡。雲屯。最峻。江則來蘇。龍門。而富良最大。其俗獠夷雜居。不知禮義。椎結翦髮。文身跣足。好食檳榔。口赤齒黑。暑熱好浴于江。便舟。善水。平居不冠。立常叉手。席坐盤足。謁尊貴跪膝三拜。待客以檳榔。嗜酸鹹海味。以富爲雄。爭奪兼幷。役屬貧弱。俘掠不忌。一年再稻。一歲八蠶。桑麻蔽野。不解種麥。多魚鹽之利。其服役有頭飛獠子。赤裸獠子。鼻飲獠子。皆窟居巢處。善飲酒。擊銅鼓。鼓初成。置庭中。招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女子以金銀釵擊鼓。卽留與主人。其譯語呼天爲雷。地爲得。日爲鷇。月爲燙。

考帝王其德無外。譬天地之持載。故阻深暗曀之區。虧蔽日月。日月弗遺也。堯命宅交。舜南巡至蒼梧之野。此在古初然矣。盛世不勤遠。詎謂遠弗暨哉。

周成王六年。交阯南越裳氏重三譯來朝。

越裳。卽占城。或曰九眞。重三譯而來。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知中國之有聖人也。使者還。迷其歸路。周公錫以軿車五乘。皆爲向南之制。越裳使者載之。期年而至其國。故指南車常爲先導。示有以服遠人而正四方。○風俗通云。周公作越裳操。以紀其來。

考三代夏征有苗。在荆楚間。則百粤之遠可知也。商時編髮之蠻。重譯入朝。至周迺來。越裳在交阯外。其言天之無烈風淫雨三年。受命黃耆。三譯求通。何其誠也。而周公謙讓曰。德澤不加君子不臣其人。嗚呼。周之德其至矣乎。

秦始皇三十二年。秦師及南越人戰。秦師敗績。復遣趙佗任囂擊平之。置三郡。以交阯屬象郡。

淮南子人間訓云。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擊之。秦兵大敗。至是遣囂等略取陸梁地。爲桂林南海象郡。而交阯屬象郡。置長吏。

三十三年。以任囂爲南海郡尉。趙佗爲龍川縣令。以謫徙民戍五嶺。交阯合

漢書秦使尉佗將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

二世皇帝元年。以女無夫家者萬五千人予南越。秦亂。趙佗擊交阯。幷之。

史記。秦使尉佗安百越。佗知中國勞極。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爲士卒衣補。秦可其萬五千人。于是百姓離心。欲亂者十家而七。時南海尉任囂病且甚。召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傑叛秦相立。南海雖僻遠。亦一州之主。可爲國也。囂卒。佗殺秦所置吏。聚兵絕道自守。遂幷交阯地。自稱爲南武王。

考秦北築長城遮胡。胡禍秦。壤相錯也。島夷遼隔。不通中國。或曰山海之區。犀象珠璣。在焉。秦利其有。于是出五軍開交廣。其初民皆匿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未幾內亂。自置之吏叛弗屬。然斥地闢壤。自秦始也。

漢高帝十一年。遣大中大夫陸賈。立故秦南海尉趙佗爲南越王。受封稱臣。

十二年。南越擊交阯。

賈初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禍且及身矣。天子聞君王王南越。將相欲移兵。天子憐百姓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倔彊于此。漢聞。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殄宗族。使一偏將將師臨越。殺王如反覆手耳。于是佗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今令我聞所不聞。幸甚。賈遂拜佗爲南粵王。令稱臣。奉漢約。自是佗始變魋結。襲冠冕焉。

高后五年春。趙佗反于南越。自稱南武帝。交阯合

時有司請禁越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后聽讒臣。別異我。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也。于是自稱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

七年。遣將軍周竈擊南粵。交阯合

將軍隆慮侯竈帥兵出會暑溼。士卒大疫。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卽罷兵。○書伐越始此。

文帝元年。賜南越王佗書。佗去帝號。稱臣奉貢。

漢書。文帝爲佗親冢在眞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官其從昆弟。厚賜寵之。以陸賈爲太中大夫。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今卽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上賜五十衣。中賜三十衣。下賜二十衣。遣王。願聽樂娛憂。存問鄰國。佗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賈還報。文帝大悅。

武帝元鼎五年。擊南越平之。遂定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七郡。又略得珠崖。儋耳。通爲九郡。置交阯刺史領之。

孝景後元二年。佗薨。子孫傳立四世。孝武建元四年。閩越王郢。與兵南擊佗孫胡。上書曰。東越擅與

兵侵臣。臣不敢相攻。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遣兩將軍往討。兵未踰嶺。閩越弟餘善殺郢以降。因遣嚴助往諭意。胡頓首曰。天子乃已誅閩越。死亡以報德。遣子嬰齊入宿衞。元鼎四年。遣諫大夫終軍往諭南越王。光入朝。王欲行。其相呂嘉諫之。不聽。嘉遂攻殺王及漢使者。而立王異母兄術陽侯建德。五年秋。以衞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灕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討南越。滅之。先是越王遣二使者治交阯九眞二使者聞漢兵至合浦。籍其戶口以降。卽拜二使者爲交阯九眞太守。置交阯領之。是時雖置郡縣。而猶仍夷俗。不及漢文書。第羈縻耳。○史記作越。○漢書作粵。○邱濬曰。秦之南海。漢之合浦。及珠崖儋耳。今廣東之地也。秦之桂林。漢之蒼梧。鬱林。今廣西之地也。秦之象郡。漢之九眞日南。交阯。今安南之地也。

元封五年置交阯部刺史領七郡。治廣信。

大事記云。元封五年。置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置交阯刺史。別于諸州。令持節治蒼梧。

征和四年交阯叛。殺珠崖太守孫幸。幸子豹討平之。

宣帝神爵三年交阯反。

甘露二年。交阯等郡反。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祿將兵擊之。

漢書。交阯。珠崖。自初爲郡。至昭帝始元二十餘年。凡六反。神爵三年。三縣反。至是九縣皆反。○綱鑒

曰武帝滅南越置珠崖儋耳郡率數年一反漢輒發兵擊定之至元帝初元三年南縣大叛連年不定上博謀于羣臣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東漸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治也臣願遂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爲憂上乃棄珠崖

平帝元始二年以錫光守交阯

光武建武五年交阯牧鄧讓率七郡守相遣使入貢因封錫光爲列侯以任延爲九眞太守教民耕種冠履

通鑒王莽末交阯諸郡閉境自守岑彭素與交阯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盛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桂陽太守張隆長沙相韓福零陵太守田翁蒼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任延以交人射獵爲業不知耕鑄田器教之墾闢樹藝無嫁娶禮乃著令以年齒相配於是產子始知種姓多名子爲任徼外蠻夷皆慕義納款舉向華風云

十三年春以蘇定爲交阯太守

定至交阯以法繩下徵側徵貳忿而反

十六年二月交阯女子徵側徵貳反命伏波將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爲漢界

援既下交阯。鑿南塘通九眞。置望海大康縣。立城郭井邑銅柱。一在欽州。一在思明府。而日南林邑。西屠夷國。大浦口亦有建者。其詞曰銅柱折交阯滅。交人往來。疊石以固之。自是銅鼓銅馬。始入中華矣。

明帝永平元年。賜交阯計吏金帛。

東觀漢紀。交阯部刺史上計。時張重仲篤者爲日南計吏。至京。召對賜金帛。後位通顯。

章帝建初八年。開交阯入貢嶠道。

通鑒。會稽鄭弘爲大司農。時交阯七郡貢獻。皆從東冶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繼。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自是夷通。遂爲常路。

和帝永元十二年。日南象林蠻反。郡兵討破之。

順帝永和二年。南蠻反。交阯刺史樊演發九眞交阯兵討之。秋七月。交阯九眞兵反。

漢書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眞二郡兵二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會侍御史賈昌使日南。卽與州郡幷力討之。

永和三年。日南夷爲梗。九眞太守祝良。交阯太守張喬。招降之。

廣西通志云。永和中日南蠻夷爲梗。朝議發荆揚諸郡兵討之。中郎李固駁之曰。荆揚盜賊盤踞。蠻夷未輯。不可一也。兗豫之人。徵發萬里。必致叛亡。不可二也。南州溼暑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不

可三也。遠涉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戰。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糧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可五也。設軍到而死亡者衆。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不可六也。九眞日南。相去千里。猶尙不堪。況苦四州以赴萬里。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尙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勇略仁惠堪任將帥者。爲刺史太守。帝從固議。卽拜祝良爲九眞太守。張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望風請降者數萬人。繇是嶺以外復平。○邱濬大學衍義補曰。李固此議。言南方用兵之病弊。切中事情。使後世讀史者至此。灼然如親在行間。目擊其事。千古如一日也。

桓帝延熹三年。以夏方爲交阯刺史。冬十一月。叛蠻降。

延熹八年。桂陽賊入蒼梧。執交阯刺史葛祇。

祇既爲賊所執。死之。蒼梧太守張敍棄市。坐縱賊不護衛也。

靈帝中平元年。交阯反。執合浦太守來達。刺史賈琮撫平之。

漢書。舊交阯士多珍產。前任刺史率多無清行。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勑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散羣黨。誅刺渠帥。選良吏守郡縣。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

平吏不敢飯。

獻帝建安元年交阯太守士燮署其弟壹蘇武三人爲合浦等郡太守。

交阯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次弟徐聞令蘇領九眞武領南海俱太守。

八年春改交阯爲交州增置州牧。

交廣記云刺史張津令交阯太守士燮表言十二州皆州而交獨交阯刺史何不平臣昧死以請改刺史爲州牧詔許之拜津交州牧後仍復爲州刺史。

十五年徙交州刺史治南海。

交廣春秋云交阯初治麊隮縣元封五年移治蒼梧郡廣信縣建安十五年移治南海郡番禺縣○王範云刺史治在交州漢末移南海。

十六年孫權交州刺史步騭殺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及其都督區景遂入南海。

時道不通吳巨擁衆數千權以騭爲交州刺史不敢入先使諭巨巨納之後悔騭以兵少恐不能存巨有都督區景勇略與巨等騭惡之陰使人請巨巨往戒景勿詣騭騭固請景景又往乃俱斬于中庭於是統兵二萬下取南海。

後漢昭烈帝章武元年帝在蜀以庳降都督李恢持節領交州刺史入于平夷。

廣州平夷縣與蜀江通故恢遙領交州平夷住焉。

禪帝建興四年。吳大帝孫權黃武五年吳分交州置廣州。徙交州治龍編。俄復舊。〇魏與晉亦更置官吏。不能相統一。

七年夏。詔以交州屬吳。徽李恢還。

孫權初受魏九錫之命。亦以持節督交州領荊州牧。因有交阯太守孫謂貪暴。郡吏呂興殺謂。九眞日南俱叛。降晉。權因呂岱言交阯遠。乃分合浦以北南海蒼梧鬱林高涼四郡爲廣州。卽以岱爲刺史。交阯太守士燮卒。權以其子徽爲九眞太守。以陳時代燮。戴良爲交州刺史。徽不奉命。舉兵以拒良等。岱討平之。于是除廣州。復爲交州如故。

吳景帝孫休永安七年。秋七月。吳復分廣州置交州。增入高興。

吳烏程侯孫皓建衡元年。遣將薛珝陶璜。復取交阯。殺晉所置守將。日南皆還吳。增置新昌武平九德三郡。吳亡。歸晉。晉因之。

董份曰。漢盛時。武皇帝遣伏波樓船二將。率十萬師征定嶺南。分其地爲郡。而未幾輒叛。及元帝而珠崖乃大叛。益遣都護以下十一人與大兵。歷數年。費以三萬萬計。弗能討罷之。而漢亦中衰。夫粵數反覆好亂。自古記之矣。

考漢承秦後。王尉陀交越凡四世。割據者九十餘年。所謂因而羈縻非耶。迨樓船伏波之師再舉。闢粵交阯。九眞日南。盡歸漢。稍稍道以禮法。夷漸爲華。厥功爛焉。然叛服不常。中國殫匱。初元逾海之軍

費三萬萬。又復不濟。楊雄云。朱崖之棄。捐之力也。是耶非耶。李固之議。固賢于十萬師遠矣。比漢末鞭之不及。亦其地勢然哉。

晉武帝太康元年。詔以滕脩爲安南將軍廣州牧。

晉書。脩討郭馬未克。而王師伐吳。脩率衆赴難。至巴邱聞皓已降。乃縞素流涕而還。與廣州刺史閭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詔以脩爲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都督如故。封武當侯。加鼓吹。委以南方事。

明帝太寧元年。梁碩陷交州。刺史王諒死之。

通鑒。王敦以王諒爲交州刺史。使殺新昌太守梁碩。碩舉兵圍龍編。陶侃遣兵救交州。未至。碩殺諒。

成帝咸和三年。前交州刺史張磾反。進攻廣州。鎮南司馬曾勰等擊破之。

穆帝永和四年。交州刺史阮敷擊林邑。破之。

通鑒。林邑寇九眞。殺士民殆盡。桓溫遣督護滕畯帥交廣兵擊之。爲所敗。至是。阮敷討之。破五十餘壘。

升平三年。交州刺史溫放之。集兵至南海。破林邑而還。

晉書。放之。始安公嶠之子也。爲給事黃門侍郎。以貧求爲交州。朝廷許之。初。林邑范文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以尸祭天。阮敷不能成功。議用廣州兵。放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將征林邑。交阯太守

杜寶別駕阮朗不從放之以其阻衆誅之勒兵而進參黎耽潦並降遂破林邑

孝武帝太元五年十月九眞太守李遜據交州反

太元六年秋七月交州太守杜瑗斬李遜交州平

安帝隆安三年林邑范達陷日南九眞遂寇交阯太守杜瑗討破之

宋文帝元嘉九年遣使巡交廣

元嘉二十三年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

明帝泰始四年交州人李長仁據州叛

昇明三年以南海太守沈煥爲交州刺史交州發兵拒之

通鑒宋以煥爲交州刺史更以叔獻爲寧遠司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獻既得朝命人情服從遂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鬱林病卒四月齊王受禪七月卽以叔獻爲刺史

齊世祖蕭賾永明八年以伏登之爲交州刺史

綱目分註云交州刺史房法乘專好讀書嘗屬疾不治事自是長史伏登之得擅權改易將吏法乘聞之大怒繫登之於獄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因將部曲襲執法乘囚之啓法乘心疾不任視事詔逮法乘還而以登之知交州事

梁武帝蕭衍大同元年安南將軍蘭欽爲前刺史蕭恬所殺

梁書。欽將集廣兵征交州。復啓歐陽頠同行。欽既至任所。前刺史南安侯恬權行州事。冀得卽眞。聞欽至。厚貨廚人。塗刀以毒藥。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死。

大同五年。冬十月。彗出南斗。

文獻通考。彗出南斗長一尺餘。東南指。漸長一丈餘。占曰。吳越有兵。其後李賁稱帝於交州。發吳越兵討之。

大同七年。交州李賁反。刺史蕭諮出奔越州。遣越州刺史陳侯等。會廣州兵討之。

通鑒。交阯李賁。世爲豪右。仕不得志。有幷韶者。富於詞藻。詣選求官。吏部尙書蔡樽。以幷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韶恥之。賁與韶還鄉里。會交州刺史武林侯諮。以刻暴失衆心。時賁監德州。因連結數州豪傑俱反。諮輸賄于賁。得奔越州。凡賁移檄啓事。皆韶之辭也。上遣越州刺史陳侯。羅州刺史寧巨。安州刺史李智。愛州刺史沅漢。同征李賁。諮又奔廣州。依蕭暎。上遣諮與暎會兵討之。

中大同元年。陳霸先敗李賁於交州。

陳書。六月。軍至交州。賁衆數萬。於蘇歷江口立城柵以拒官軍。驃推霸先爲前鋒。所向摧陷。賁走典徽湖。於屈獠界立柵。大造船艦。充塞湖中。衆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霸先奮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前。賊衆大潰。

太清元年。陳霸先從交州刺史楊瞟討李賁。平之。陳書。賁竄入新昌屈獠洞中。屈獠斬賁。傳首建康。

簡文帝大寶元年。以陳霸先爲交州刺史。

陳武帝霸先永定二年。以歐陽頠爲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刺史。

陳書。頠盡有越地。改授都督廣交越成定明新高合羅愛建德宜黃利安石雙十九州諸軍事。

隋高祖仁壽四年。交州俚帥李佛子作亂。遣總管劉方討平之。

煬帝侑義寧二年。左武衞大將軍馮盎據嶺表。附于林士宏。是年梁主銑遣寧長眞帥師伐交阯。

唐書。盎高州良德人。冼氏夫人之孫也。仁壽初爲宋康令。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馳至京師請討之。文帝詔左僕射楊素與論賊形勢。素奇之。曰。不意蠻夷中乃生是人。卽詔盎發江嶺兵擊賊。平之。拜漢陽太守。還嶺表。嘯署酋領。有衆五萬。以蒼梧高涼珠崖之地。附於林士宏。〇通鑒。銑士宏各遣人招交阯太守邱和。和不從。銑遣寧長眞帥嶺南之兵。自海道攻和。和欲出迎。司法書佐高士廉謂城中勝兵足以當之。遂以士廉爲軍司馬。將水陸諸軍逆擊破之。長眞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既而得煬帝凶問。乃以郡附於銑。始安郡丞李襲志被攻。城陷。爲銑所虜。於是東自九江。南盡交阯。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〇陳隋之間。或改九眞爲愛州。日南爲驩州。或置交州總管。安南都督府統之。〇安南之名自此始。

王愼中曰。三代以還。得南粵者。惟漢文帝降附尉佗。爲近于帝王之德。而經制未備。迨兩伏波將軍之師誅伐蕩定。然建武之君。猶出于廣土之意。宜其民不恆于服。而輒繼以叛。蓋五嶺所表荆揚之

餘域。爲德之所懷。而力有不得致者。三代以前是也。後雖力足以致。而不純于德。其迭有叛服之跡。則漢事可覩已。吳晉不奄北土。有事于南服尤勤。以其偏安之統。其事雖勤。無足多述也。

考交州在嶺南最遠。又反覆善變。自晉而後。偏安之業。更姓革代。南人占望背向。漢法不能盡行矣。

馭交紀卷之二

唐高祖武德四年。命李靖安撫嶺南。

六年。詔李靖以交廣兵趨宣州。

太宗貞觀元年。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嶺南酋長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州奏稱盎反。前後以十數。上命將軍蘭菶等發江淮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南瘴險。不可宿大兵。且盎反狀未成。未宜動衆。宜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自服。上乃罷兵。冬十月。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諭之。盎遣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賜絹五百疋。

高宗調露初年。分嶺南爲東西二道。改安南都護府。置安南都護兼本管經略招討使。

安南都護始屬嶺南道。有州十二。交阯郡爲交州。分武峩州。粤州芝州。九眞郡爲愛州。分福祿州。葭州。日南郡爲驩州。分峯州。陸州。湯州。又置龍州。後屬嶺西道。

元宗開元十年。嶺南按察使裴伷先上言安南賊梅叔鸞等攻圍州縣。遣宦官楊思勗討之。

舊唐書。思勗至嶺表。鳩募首領子弟兵馬十餘萬。取伏波故道以進。出其不意。元成遽聞兵至。惶惑計無所出。擒斬之。元成。卽叔鸞之黨也。十二年。五溪首領覃行璋作亂。思勗復受詔。率兵討之。

德宗建中四年。以姜公輔同平章事。

公輔。日南人也。

貞元八年。嶺南奏安南市易不果。

通鑒。節度使奏言。近日海舶殊異。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一人與俱。上欲從之。陸贄上言。廣州秦爲衆舶所湊。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攜失所。玉毀櫝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異物。則遠人格。豈必重中使而輕外夷。寢不行。

憲宗元和十四年。宥安南賊楊清爲刺史。

通鑒。容管奏。安南賊楊清陷都護府。殺都護李象古及妻子。官屬部曲千餘人。

武宗會昌三年。安南亂。經略使武渾奔廣州。

通鑒。渾役將士治城。將士作亂。燒城樓。刼府庫。渾奔廣州。監軍段士則撫安亂衆。

懿宗咸通元年。雲南蠻陷交阯。命嶺南五管調兵戍之。

二年春。貶安南都護李鄠爲儋州司戶。尋流崖州。

通鑒。李鄠自武州收集軍士攻羣蠻。復取安南。朝廷責其失守。故貶鄠。初至安南。殺蠻酋杜守澄。其宗黨遂誘導羣蠻攻陷交阯。再糾鄠罪。長流崖州。

四年春正月。雲南蠻寇安南。招討使蔡襲死之。

七年夏。高駢破南詔蠻。復交趾。以高駢爲靜海軍節度使。
時李琢爲安南經略使。苛墨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命。遂結南詔以叛。攻陷安南。經略使蔡襲死焉。命高駢爲都護。復其地。駢奏曰。南詔酋龍子法蒙立後。比年兵不出。要防其蓄力以間我。況安南客戍單寡。涉冬寇禍可虞。誠命使臨報。縱未稱臣。且伐其謀。外以羈縻蠻夷。內得士卒休息也。帝然之。

昭宗天祐五年。梁朱溫以劉隱兼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

宣帝卽位。仍稱天祐十四年。秋八月。劉巖稱越帝。追尊其兄隱爲烈宗。改國南漢。乾亨元年。又改名龔。遣將李守鄘梁克貞。取交州。

五代史。劉龔擒曲承美至南海。龔登儀鳳樓受俘。詔承美曰。公常以我爲僞庭。今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

劉龔八年。交州亂。遣其將程寶討之。敗死。

續大事紀。愛州將楊廷藝據交州。討之。不克。

劉龔遣將軍孫德晟攻象州。不克。

通鑑。馬希範以步兵五千禦之。漢兵自象州引去。

劉龔大有十一年。遣子宏操帥師取交州。不克。敗死。

通鑒。交州將皎公羨。殺楊廷藝而代之。廷藝故將吳權。舉兵攻公羨。公羨以賂求救于漢王。龔欲乘亂取之。封子宏操爲交王。將兵救公羨。宏操戰死。龔乃收餘兵還。〇南漢大有十四年。龔改名龔。隨卒子宏度嗣。更名玢。後宏熙殺玢。更名晟。嗣位。至晟乾和十二年。交州吳昌濬稱臣于晟。授安南都護。後晟卒。子繼興嗣。更名鋌。〇五代間。安南地專據于土豪。互相篡奪。十二州大亂。部民嘯聚。交愛土豪曲顥（一作顥）傅子承美。送款于後梁。得節鎮。南漢劉龔據廣州。遣將李克鄜執之。幷其地。未幾。愛州將楊廷藝有異志。攻逐交州刺史李進。進牙將皎公羨殺廷藝。（皎一作嬌）藝故將吳權殺公羨。遂據交州。傳子昌岌。卒。弟昌濬。昌文。以次立。昌文卒。其參佐呂處評（呂處評一作吳處坪）與峯州刺史喬知祐爭構亂。有驩州牙將丁部領者。率其子璉稱兵。擊敗處坪。衆推爲交州帥。領交阯事。號大勝王。（大勝一作萬勝）

考唐治安南。亦時用誅討。不若秦漢之勞也。李靖職安撫。魏徵請諭使陸贄止易市。得馭遠策。故其都督嶺南東西道。視晉隋以前爲靖。而姜公輔生其地。地何嘗限人也。元和後叛復不一。大抵火夷易動。如渾之刻。琢之墨。皆足以亂。比及五代。十舍曲顥等互相攻據。南漢思尺不能取。于是交阯自爲一區也。

宋太祖乾德二年。宋師伐劉鋹。克郴州。斬鋹將譬彥贇。刺史陸光圖。

通鑒。宋既克郴。得南漢內侍余延業。宋主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鬬虎抵象。又賦斂繁重。邕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採

珠。以珠玳飾宮殿。內官陳延壽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爲課戶。供宴犒費。宋主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

三月。交州亂。劉鋹署丁璉爲交州刺史。

開寶六年。璉遣使入貢。八年再奉貢。詔褒其父部領封交阯郡王。授璉安南都護簡較太師。

時宋遣將潘美討平劉鋹。璉入附。故授都護。○安南王號自此始。

太宗太平興國初。璉歿。爲大將黎桓所篡。興兵問罪。旋罷之。

璉與父俱歿。弟璿幼嗣位。大將黎桓遷而幽諸別第。自篡位。仍僞作璿表。令桓代之求封。于是封桓爲王。○黎氏有安南自此始。○及太宗知其篡。命將孫全興等水陸二軍分道進討。時水陸兵馬部署劉澄賈湜等。自廣州路入。至白藤江連破之。頓兵花步。桓詐降以誘前軍。轉運侯仁寶沒于賊。澄病死。論誅全興等有差。兵罷。桓復以璿表貢方物謝罪。繼遣使以璿讓表來上。太宗猶憤與之。第許以副署。因而撫焉。

雍熙二年。授桓節度使。封京兆郡侯。

以桓連歲入貢。表求正領節鎮。始制授而封之。

淳化四年。進封交阯郡王。

通志云。桓倨驁。宋使至。受詔不拜。信宿後。乃張筵飲宴。桓跣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譟

呼。或自歌勸酒。莫能曉其辭。後李若拙爲使。稍以禮詘之。

眞宗景德元年。時封桓南平王。遣子明提入貢。授以驩州刺史。

三年。黎桓卒。其子兄弟爭刼相殺。遣安撫使邵曄諭之。

桓卒後。中子龍鉞立。兄龍全刼庫而遁。弟龍廷殺龍鉞。兄明護率扶闌砦兵攻戰。其酋黃慶集等。款廉州請兵。知廣州凌震以聞。朝議以幸亂伐喪。不可。第令安撫使邵曄詒書諭以威德。明護懼。卽奉龍廷主軍事。龍廷自稱節度開明王。願效職貢。曄以聞。令削僞官。許其貢封如前。賜名至忠。授印給旌節。

夏六月丙子。詔廣州毋得擅伐交阯。

宋史。知廣州凌震請發兵定交阯亂。帝以黎桓素脩職貢。惟令安撫。

七月。邵曄上安南國山川圖。

宋史。緣海安撫邵曄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控制宜州山川等圖。帝曰。祖宗闢土廣大。惟當愼守。不必貪無用地。苦勞兵力。

四年。秋七月。以黎龍廷爲交阯郡王。賜名至忠。

大中祥符初。表求邕州互市。不許。大校李公蘊篡黎氏。自稱留後。遣使奉貢。封之。

黎氏傳三世。共二十年。龍廷苛虐。國人不附。爲大校李公蘊所奪。並殺明提。明昶等。自稱留後。奉貢。

議以蠻夷不足深責。卽用桓故事。封公蘊交阯郡王。

三年二月。詔許交阯互市廉州。

四年。祀汾陰后土。公蘊復遣貢。禮成。加恩同平章事。

七年秋。交阯狄獠等。避罪來奔。詔驅吏勿輕納蠻獠。

狄獠張觜漢等。避罪來奔。至如洪岩。都巡簡臧嗣。命犒以牢酒。交人急捕狄獠。遂犯岩鹵獲甚衆。詔李公蘊追索。仍禁疆吏勿輕納蠻獠。損政體。

天禧初。封公蘊爲南平王。遣使將命至境。賜器幣襲衣金帶鞍馬。

仁宗大聖元年。遣使來貢。旋入寇。詔討之。尋罷兵。

公蘊命其子弟及塔申承貴內寇。詔廣南西路轉運司發溪峒丁壯討捕之。未幾公蘊卒。子德政嗣。稱權知留後。隨授以郡王。

公蘊子德政。遣使來謝。

明道元年。加德政同平章事。

皇祐二年。交阯蘇茂州入內地。詔歸之。儂智高反。德政請率兵助王師。不許。

蘇茂州韋紹嗣。紹欽等三千餘人爲邕州誘入居內地。德政表求詔盡還之。仍令德政約束邊戶。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德政欲率兵二萬。緣水路入助王師。朝廷優其賜而卻其兵。

至和二年封日尊交阯郡王。

德政卒其子日尊居哀贈德政侍中南越王賻賚甚厚封日尊交阯郡王。

嘉祐四年交阯寇欽州。

五年交阯寇邕州詔討之尋罷兵。

日尊寇邕州詔安撫使余靖討捕靖遣諜誘占城同廣南西路兵甲趨交阯日尊上表待罪罷兵。

六年春交阯寇欽州都巡簡宋士堯拒戰死之。

八年交阯貢馴象。

五年交人寇邕命余靖討之上表謝罪乃罷兵至是入貢。

英宗治平二年交阯求儂宗旦日新峒等地。

知桂州陸詵上言交州求儂宗旦日新溫悶峒等地帝問交阯于何年割據輔臣具以對韓琦曰交州山路險僻多潦霧瘴毒之氣雖得其地恐不能守也。

神宗卽位進封日尊南平王。

熙寧二年封乾德爲交阯郡王。

日尊表言占城不貢帥兵虜其王俄自稱大越皇帝尊公蘊爲太祖改元寶象又改元神武日尊卒子乾德嗣封交阯郡王。

十二月交阯來貢。

八年冬十一月交阯陷欽廉二州。

時議開邊言交夷可取狀是時王安石謀立奇功于是知桂州劉彝聽偏裨沈起言以爲安南可取大治戈船發兵遏絕表疏沈起劉彝後先經略蓋挑釁結禍交人遂叛陷欽廉又陷邕州殺守臣蘇緘屠其民五萬餘口詔以郭逵爲招討使趙卨爲副討之破決里隘二將相左至富良江不敢度官軍八萬死者什六僅殺其王子洪眞得四州一縣而還逵卨皆得罪乾德懼遣使詣軍門降願歸所侵欽廉邕三州官吏千人遂班師久之繼送民丁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五以上皆刺額曰天子兵二十以上曰投南朝婦人刺左手曰官舍載以舟而泥其戶牖中設燈燭日行一二十里卽止而僞置吏鼓以報凡數月乃至蓋紿示以海道遠也。

九年交阯乾德納款乞再修職貢。

因乾德乞降治開邊罪罷王安石安置劉彝沈起隨秀州遣宦者節制西邊彭汝礪等諫不聽。

元豐元年乾德復表乞子所奪不許尋悉還之。

初表乞而不與尋因戍守者被罹瘴癘多病歿朝廷知其無用悉以四州一縣還之然廣源舊隸邕管羈縻本非交阯有也。

六年交阯犯歸化州。

以追儂智會爲辭。犯歸化。又遣其臣黎文盛來廣西辨理順安歸化境界。詔以八隘之外。保樂六縣。宿桑二峒。予乾德。

哲宗元祐中。又數上表求勿惡。勿陽峒地。不許。後遣使入貢。進封南平王。

徽宗大觀元年。詔以交人自熙寧以來。歲不生事。特寬和市之禁。

高宗紹興二年。乾德側室子奔大理。自是求入貢。帝嘉其誠。許之。

淳熙元年。天祚遣貢。封爲安南國王。賜以印。

安南之爲國。自此始。○邱濬曰。按周必大云。安南初封交阯郡王。後進南平王。奏章文移。止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蓋宰相曾懷之失也。夫安南在秦爲象郡。在漢爲九眞。日南。象三郡。魏晉至唐。皆與南海。桂林。同爲嶺南郡縣。五代始失之。然猶受宋之官爵階號。未顯然自爲一國也。自是遂以國稱。而天下以高麗。眞臘。視之。不復知其爲中國郡縣矣。

三年。賜安南國歷日。

是年天祚卒。子龍翰嗣。

五年。安南貢方物。

光宗卽位。奉表貢賀。

寧宗嘉定五年。以謝表不至。較加恩。

是年龍翰卒子昊昌襲封謝表不至遂輟加恩昊昌卒無子女昭聖主國事

理宗紹定二年昭聖遜位于夫陳日烇遂有其國李氏國絕

通志云李氏凡八傳二百二十餘年其名曰日曰乾曰陽曰天曰龍曰昊皆僭上之意然貢獻頗恭順云

淳祐二年日烇始來請命

寶祐五年賜諭詔及器幣香茗

六年詔安南情狀叵測申飭邊備

景定三年表乞世襲詔授之

授日烇簡較太師安南國太王男威晃簡較太尉安南國王威晃一名光昺

考交阯自唐末析據稱外藩宋因之不過羈也得其待罪貢誠輒優容恩禮有加柔遠人宜爾耶戒納逋拒助兵卻貢許市斤斤愼守矣然入寇請地數數見夷有以量宋也乃安石中開邊言卒禍粵視韓琦之論何如雖然宋開國不武其積漸然耳

元世祖中統二年封陳光昺爲安南國王

至元十四年陳日烜自立召之入覲不行

是年光昺死子日烜不請命自立遣禮部尚書柴椿召之入覲以疾不朝

十五年。再召以疾辭。止令其叔陳遺愛代覲。世祖怒。封遺愛爲王。
十八年。授柴椿安南行宣慰使都元帥。遣兵千人送遺愛就國。至永平界。安南弗納。遺愛懼。夜先逃歸。遣陪臣迎柴椿入國諭旨而還。
十九年。右丞唆都統兵收占城。遣使假道于日烜不聽。
二十一年。世祖議征之。日烜敗績。
命鎭南王脫懽平章阿里海牙進兵臨境。日烜遣興道先屯險要以備。冬十一月師至。分六道以進。興道復以兵扼于萬劫江。擊敗之。
二十二年正月。興道復敗績。日烜拒敵潰走。右丞唆都中書李恆死之。
興道復與元部將烏馬兒戰。大敗。進次富良江。日烜率舟師拒敵。不勝。師入城。還屯富良江北。日烜空其國潰走海港。右丞唆都中書李恆以兵會。脫懽命李恆追襲敗之。會暑雨疾作。欲還。思明州。命唆都先行。安南以銳兵來追。唆都戰死。恆衛鎭南王脫懽爲後殿。左膝中弩矢。至思明毒發。恆卒。
二十三年二月。日烜弟益稷來歸。立爲安南國王。封近親陳秀岐爲輔義公。餘同附官吏爵賞有差。
二十四年。置征交阯行尚書省。以奧魯赤爲平章。烏馬兒樊楫參知政事。並受鎭南王節制。大發蒙古。漢兵諸軍。命張文虎等。繇海道運糧十七萬石。瓊州路安撫陳仲達等。出兵船以從。雲南省右丞愛魯赤引

兵出次交阯木兀門。安南將昭文王以四萬兵拒守。愛魯擊破之。獲其將黎石。何英。脫懽次思明。遣程鵬飛。奧魯赤等。分道前破敵。至界河。交人拒守如堵。皆擊破之。其海道自玉門山至安邦口。遇其舟師。十七戰皆捷。次萬劫。諸軍畢會渡富良江。薄交阯城下。敗其守兵。日烜棄城遁入海。

二十五年。日烜奉表謝罪。

是年正月。師出天長海口。諜求日烜不得。引兵還。交阯城分將破其諸寨。二月。脫懽兵還萬劫。遣烏馬兒樊楫將水軍迎張文虎等糧船。先是文虎次雲屯。猝遇敵舟。擊之。衆寡不敵。遂沉米于海。趨瓊州。餘船多漂還。瓊士卒與船糧亡者十一。諸將議以糧不至。乃還。諜聞日烜及其子分兵二十萬。守女兒關及邱急嶺。以遏歸師。脫懽繇單已縣趨盞州。開道至思明。命愛魯兵還雲南。奧魯赤以諸兵北還。日烜隨遣使奉表。範金人代已謝罪。繼復貢方物。

二十七年。詔諭來朝。不從。又議征之。旋止。

是年。日烜卒。子日燇遣使入貢。詔諭來朝。不從。又議出征。會兵湖廣行省平章不忽木曰。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日燇襲位。若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則不煩兵而下。世祖從之。于是交阯遣昭明王詣闕謝罪。

三十一年。秋。進討交阯。會世祖殂。

邱濬曰。始皇築長城。漢武伐匈奴。後世以其窮兵黷武。爲無道。元世祖擊交阯。擊緬甸。擊占城。擊爪

哇擊日本殆無虛歲其窮兵黷武視秦始漢武何如哉夫長城之築出塞之師特以爲害中國者莫如北狄苟不驅之除之異日爲害必深也秦始漢武之心不過如此世祖之擊此諸國則異于是蓋聞此諸國多珍貝之類欲利其所有耳嗚呼求無用之物害有用之人爲民人之主而殺人民以逞其所欲一之不已而至再至三焉有道之主果若是哉

成宗卽位命罷兵遣禮部侍郎李衍郎中蕭泰登使其國赦日烜罪幷放其來使陶子奇還國日燇率諸臣賫迎拜遣陪臣上表謝慰國哀幷獻方物願爲藩臣奉貢職成宗許之後封爲安南王

時太傅完澤等奏安南來使鄧汝霖竊書宮苑圖本私買輿地圖及禁書等物又抄寫陳言征收交阯文書及私記北邊軍情及山陵等事宜遣使持詔責以大義於是遣禮部尚書馬合馬持詔諭日燇大意以霖等所爲不法所宜窮治朕以天下爲度赦有司放還自今使價必須選擇有所陳請必盡情悃向以虛文見紿曾何益於事哉勿憚改圖以貽後悔

武宗至大四年世子日燇遣使來朝尋入寇廣西詔湖廣行省發兵討之

仁宗皇慶二年交阯犯鎭安歸順二州陷祿洞知洞焚養利州官舍民居殺掠數千人中書省遣使詰之安南飾詞以謝因飭邊吏毋令侵越自是貢獻不絕

晉王泰定三年世子日燇貢

文宗至順三年世子日燇復貢使至皆不稱王

粵志總論曰。漢武以征伐之餘威及交阯。日南。九眞三郡。如反掌然。何甚易哉。蓋西京之時。寬其文網。而因其習俗。故其民安。東京之時。導以禮法而恐以兵威。故其民疑。光武時銅柱標名。千古爛然。然建武之功。方于元鼎。已不可並轡而驅矣。唐宋以來。墨吏利其山澤之資。以安南爲奇貨。赭山而冶。竭澤而漁。虎狼之性。反噬隨之矣。其號爲強有力者。喜以功名自樹。今日召募。明日徵輸。賦斂未聞。而捉襟立見。故自曲顓專據。與仆倏變。積至丁部領。始驕蹇而王。宋因封之。豈以夷治夷。勢固然耶。元既混一區宇。北不備胡。西不備羌。而以其全力不能下一安南。何也。漢以文告。而元以干戈也。試觀漢時樓船下瀨之師。未嘗渡富良也。龍編諒山之地。不以煩戍卒也。彼且無町畦。吾與之無町畦。禮所謂修其政不易其俗者。殆庶幾哉。蓋安南原非用武地也。驅中原之民。入瘴癘之鄉。兵未及交。而死者過半。況虎狼難革其面。卽得之而終不能守。旨哉宋名臣韓琦之言歟。

總考交阯。粵之餘域。顓頊養材任地。堯命舜巡。湯獻周貢。幷及之。帝王之德。不冒海隅。風聲之漸。所從來矣。夷王時。楚熊渠伐其地。自廣。靡得而綴也。王翦之役。以尉屠雎將五軍。僅下西甌。任囂趙佗始略定。未幾佗代囂並象郡稱王矣。非所謂取之而不能有耶。漢高詔以其地王吳芮。佗據交廣不內。十三年遣陸賈封佗。次年再詔南武侯織王南海。治羸隘。又不克入。武帝博德。楊僕之師。與而交阯于是附南海。蒼梧稱郡。元初得瓊儋。附交阯。建武馬援再定之。故漢誇伐遠之師。于斯爲盛。然斯時也。或數年。或閒歲。反不絕書。其刺史徙蒼梧。廣信。又徙交州。及南海。或龍編。地之幷析若移奕。此不

獨交阯然也。廣東合浦郡。廣西桂林郡亦然。而儋崖之屬瓊州者棄弗論。唐貞觀。開元。建中。恩威所加。號稱戢寧。元和之後。叛弗能定。至宋列外藩。五代益不足云。以方我皇明神武聖淵。東漸西被。羣黎遍德。蔚然文明。無少出入。而交阯之區。貳執服舍。職三百年之貢勿敢後者。可同日而語哉。

馭交紀卷之三

皇明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戊申詔諭安南。

大統既集。冬十二月。遣漢陽知府易濟。齎詔往諭安南王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遠。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右。掃羣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改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于無事。以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遠未聞。故茲詔示。

二年封陳日煃爲安南國王。

日煃令陪臣同時敏等。首上表款貢請封。遣翰林侍講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封日煃爲安南國王。賜大統歷。駝鈕塗金銀印。及文綺四十疋。同時敏等四人。其副阮勳及從行二十三人。賜各有差。且戒後世毋伐其國。以寧等至。會日煃卒。姪日熞嗣。以寧字志道。古田縣人。自安南使還。道中疾卒。其臨終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

三年安南國王陳日煃卒。子日熞請封。上製文遣祭。命考功主事林唐臣充頒封使封之。

詔曰。朕恭膺正統。撫有天下。眷爾安南。素知尊慕中國。去歲國王陳日煃奉表稱臣。遣官齎詔印。仍封爲安南國王。比至境而日煃已逝。今世子日煙。能繼先志。專使請命。考于典禮。宜嗣其位。是用命爾日煙襲封安南國王。授以金印。於戲。父子之親。既謹承其基業。君臣之義。尙永守于藩方。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幷取前使張以寧等所褫印及賜物予之。秋八月。王濂等至境。日煙與臣庶郊迎。奉御製文于綵輿迎入。別設日煃靈位。使者南面而布宣之。日煙率羣臣北面跽受。交人向以長揖爲敬。至是始稽首頓首成禮去。

四年。春二月。陪臣阮汝亮上表入謝。貢方物。

五年。安南陳叔明貢馴象。不受。

春二月。日煃從伯陳叔明。遣其臣阮汝霖。奉表貢馴象。禮部主事曾魯。取其副視之曰。前日乃日煙。今曰叔明。何故。亟白尙書。詰之汝霖。具言叔明逼日煙死。奪其位。懼朝廷致討。故托脩貢以覘意。上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卻其貢不受。仍諭以詔曰。春秋大義。亂臣賊子。在王法所必誅。不以夷夏而間也。向者。安南國王陳日煃薨。我國家賜以璽書。而立日煙爲王。今觀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詢諸使者。日煙爲盜所逼。悉自剪屠其羽翼。身亦就斃。此皆爾叔明造計傾之。而成篡奪之禍也。揆于大義。必討無赦。如或更玆改轍。擇日煙親賢命而立之。庶幾可贖前罪。不然。十萬大軍。水陸並進。正名致討。以昭示四夷。爾其無悔。故茲詔諭。

七年。陳叔明上表謝罪。求封。

春三月。叔明上表謝罪。兼修貢求封。詔且以前王印理國事。尋遣正大夫阮時中。上表謝恩貢物。且稱年老。以弟煓代許之。

八年。夏。煓遣使請貢期。詔以三年一貢。著爲令。

夏。六月。命中書回安南公文曰。安南僻在西南。本非華夏。風殊俗異。未免有之。若全以爲夷。則夷難同比。終是文章之國。可以禮導。若不明定儀式。使知遵守。難便責人。中國外夷。若互有道。彼此歡心。民之幸也。何在繁心。今後若與安南往來。爾中書行移。詔書無故不輕往。使彼得以自繇。豈不有便於外夷者歟。爾中書昭示安南知會。若欲三年來貢。其部臣行人許五人而止。進見之物。須從至微至輕。必來使自捧而至。免勞彼此之民。物不在多。惟誠而已。

十一年。安南與占城構兵。

是年。煓卒。弟焯嗣。時叔明尙柄國政。數與占城構兵。

十二年。冬。焯入貢。因詔戒叔明與占城國平。

詔諭安南占城二國曰。朕居中國統天下。法古帝王一視同仁。每欲使四夷俱安。近者。海外諸國皆來臣服。貢獻方物。占城上言安南出兵。連年侵境。朕未知實否。今爲爾兩國言之。和睦鄰境。乃保國之善道。故善爲國者。各守其封疆。各安其民人。上順天道。天必祐之。世澤得以久長。若各不安分。構

怨交兵。縱其君長身雖無損。而害及生民。又何利乎。甚而至於天地神人同憤共怒。其患將不可測者。此豈保國之道哉。朕爲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使諭爾兩國。若彼此果有所爭。卽當罷兵以和睦鄰境爲念。畏天保民。安疆土。以永傳于子孫。豈不美歟。故茲詔示。

十四年。陳叔明再貢。頒詔諭之。因勑中書諭止安南行人。

諭安南國王詔曰。前者朕令安南來見。其以三年遣使一朝。所貢之物。惟是表意而已。若事大之心永堅。何在物之盛。今年使者黎公等至。仍前遠貢豐物。何不尊朕至意。豈彼中紊亂紀綱。更王易位。有所疑猜而如是乎。然君臣之分本定。奈何昔王荒昏於上。致命如斯。豈非天假手歟。朕又聞方今之王。亦族中人爲之。或者可以事中國。聖人有云。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今陳煓奪位而爲之。必畏天地而謹事神。恤及黔黎。庶膺王爵。儻或慢天地。殘虐庶民。又非久長之道。且安南限山隔海。遠居蕞爾。天造地設。帝命王於彼者。以主生民。中國有道之君。必不輕伐。尙倔強無知者必征。今朕統天下。惟願民安而已。無強凌弱衆暴寡之爲。安南新王。自當高枕無慮。加兵也。因命中書諭止安南行人。勑曰。使者自安南歸。卽日奏陳安南人情禮意。其彼中動以侮詐爲先。非以小事大之誠。乃生事之國。不可數令人往來。近有歲貢將期。爾中書速遣人至臨境。止行人歸。毋尙虛禮。令安南國王省己修仁。

十五年。陳煓奉表貢方物。惡其詐卻之。

夏六月安南王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時思明府來言安南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攻其脫峒諸處上以其詐命還其貢復勑廣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

十六年詔諭陳叔明

諭安南國王陳煒伯陳叔明詔曰朕聞春秋諸侯之國皆自喪其福然後相繼而滅亡者云何蓋謂逆君命而禍黔黎故天鑒若是有不可逃其禍也假使當時之諸侯惟天王之命是從豈不同周之固何其捨長富貴而貪高位致富貴若草杪之朝露昔賢不云乎毋爲禍首毋爲福先爾叔明自臨事以來國中多事民數流離此果爾兄弟慕福而若是耶抑民有愆而致是耶然往者不可諫豈不知來者之可追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斯言若行則天意可回且天地之廣長民者衆若邦有道固封疆勿外求則世爲永福若越境而殃他民則福命未可保也爾安南與占城忿爭將十年矣是非彼此朕所不知其冤未伸而讎未解將如之何爾叔明如聽朕命息兵養民以遂天鑒後必有無窮之福矣若否朕命而必爲又恐如春秋之國自取之也聖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何也其殺伐之事好還故知者不爲爾其圖之鑒春秋之失豈不美哉

二十一年安南臣黎季犛弑主煒

冬十二月國相黎季犛幽煒于城外大陽弑之立叔明子日熞主國事

二十四年安南國陪臣謝師言等歸因勑諭之

勑諭安南陪臣謝師言等曰．盛暑時來．涉山川之遙．晨進昏止．吞烟服霧．勞已至矣．然是脩職貢．而以小事大之行．爾承安南國王之令．今事畢而歸．盛暑未終．潦水汗漫．非舟不濟．舟則舟矣．爾當肅然其心．凝然其神．則天假颿風．渡衡陽之浦．不期而濟之必矣．不然巨魚尾浪．鰲背生風．蛟蜃噓氣．而橫八極．非一誠心而無二者．豈不危然而懼乎．是時檣傾而舵摧．欲良工以完之．奚速成也哉．朕以天道人事表裏而諭．一如朕命．吉哉．故茲勑諭．

二十五年安南使臣阮士諤歸．因勑諭之．

勑諭安南使臣阮士諤曰．爾阮士諤入貢來朝．久馳山川．其勞甚矣．今命爾歸．復達爾邦．當與叔明言．昔者安南國君陳日燇荒昏以致滅亡．然既亡之後．國中多事連年．今王若不德勝前王．又恐宗社不安．若欲久安之道．務以仁治國．毋以虐爲政．倘有小愆．當自省修德以釋．則可回天意．

二十八年．陳日煃以叔明卒來告哀．上以叔明懷奸挾詐．殘滅其主不義．罷弔祭．命禮臣咨其國知之．

二十九年冬．遣行人陳誠呂讓使安南．

先是思明府土官知府黃廣成奏言本府自故元設置思明州．後改思明路．軍民總管府所轄左江一路州縣洞寨東至上思州．南至銅柱．元兵征交阯．去銅柱百里．立永平寨軍民萬戶府．置兵戍守．而命交人供其軍餉．元季擾亂．交人以兵攻破永平寨．遂越銅柱二百餘里．侵奪思明屬地．邱溫．如嶝．慶遠．淵脫等五縣．逼民附之．以是五縣歲賦皆令土官代輸．前者本府失理於朝．遂致交人侵迫

益甚。及告禮部任尙書。立站於洞登。洞登、實思明府地。而交人迺稱屬銅柱界。臣嘗具奏蒙朝廷遣刑部尙書楊靖毅實其事。況今建武誌尙有可考。乞令安南以前五縣還臣舊封。臣止銅柱爲界。庶使疆域復正。歲賦不虧。上令戶部具其所奏。遣誠等往安南諭還之。

三十年。行人陳誠呂讓至安南。諭其王還思明地不聽。議討。上命姑待之。

春二月。陳誠等諭其王陳日焜。令以所侵地還思明府。議論往復。久而不決。誠以譯者言不達意。迺自爲書與日焜曰。邇者思明府土官黃廣成奏言。安南侵據壤地。朝廷稽典册。考圖記。遣使告諭。俾還所侵。自誠到王國宣布上意。開陳事理。而執事所執逾固。未肯聽從。今以前代載籍所紀。疆場利害。爲執事陳之。按誌交阯古交州地。後漢時。女子徵側作亂。光武遣馬援率師平之。遂立銅柱紀功。亦所以限內外也。在唐則爲王管之一。統以都護。宋時李乾德寇邊。郭達將兵征之。擒僞太子洪眞。乾德懼而割廣源門州思浪蘇茂桄榔之地以降。則當是時。此地尙爲中國所有。況銅柱以北。邕溫等地乎。元世祖時。而祖光昺入款稱臣。及日烜嗣立。失臣子之節。於是世祖興問罪之師。日烜蒙荊棘。伏草莽。生民殆盡。城郭幾墟。日燇嗣立。祈哀請罪。世祖遣使降詔。諭令入朝。當時詔書有還地之語。而日燇云。向者天使辱臨。小國迎送于祿州。小國懼有侵越之罪。往往辭之邕溫而已。觀此則邕溫以北之地。其屬思明亦明矣。今安南乃越淸脫踰如砦。慶遠而盡有之。非乘元末之亂。僥倖而得之者乎。行人下車之日。王之君臣皆曰。此地舊屬安南。而不知所屬之繇。陳黎二國相及。何執政亦

執前說。以爲祖宗之地。未審何所據而然也。苟如執事所言。則誌書所紀。日燇之言。無乃但爲浮說耶。抑王懼有侵地之罪。固執無稽之言以自飾也。我皇上天錫勇智。表正萬邦。怙終者雖小過不赦。改過者雖重罪亦釋。傳曰。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又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改過致祥。往歲龍州趙宗壽之事是也。咨過召殃。近歲南丹奉議諸蠻酋是也。是皆明效大驗。共知共聞者。王能避殃迎祥。歸其侵地。豈惟宗社之安。亦一國生民之幸也。釋此不圖。爭而不讓。是爲怙終自禍矣。惟執事圖之。焜復書謂爲己地。不從誠等復命。或以其抗逆朝命當討。上曰蠻夷相爭。自古有之。彼恃頑不服。終必取禍。姑待之而已。

三十二年。建文元年　安南臣黎季犛弒其主篡位。

黎季犛弒其主陳日焜而立其長子顒。未幾復弒顒。權立其幼子奎。尋又弒之。大殺陳氏宗族。奪其位。（陳氏共十二世。一百七十年。）季犛自謂舜裔胡公滿之後。更姓名曰胡一元。其子黎蒼更曰胡奎。改國號曰大虞。季犛僭稱太上皇。奎爲大虞皇帝。改元元聖。邱濬大學衍義補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其所以生者以人爲貴。而人之德曰生生。夷華一而已。而夷則不止於一焉。蓋華夏居中。夷狄處外。中者混而同其性稟。習俗雖有少異。而其大略則同也。外者環而繞之。有接續之際。而無混同之勢。故其性稟習俗始而近也。則大同而小異。終而遠也。乃至於背戾而懸絕焉。惟其勢異而情殊。故帝王所以治之也。修其教不變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隨機而應變。因事而制宜。要在使之各止其所而已。彼既

止其所而不爲疆場之害。則吾之內地華民得其安矣。○華夷之類不同。而貪得吝與之心則一也。帝王之馭夷狄。一惟以義勝之而不校其利。舊有者不取。則彼敢於恣肆。舊無有者取之。則彼必至於怨望。吾惟循其舊而已。舊例之外毫末不加焉。然又必因其災患匱乏而又時有所縱舍焉。不責其備。不逆其詐。○載考李固所謂發將無益。州郡可任者。此皆已然之明效。然後世藩服郡守。任用不久。隨卽罷去。夷獠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而後來之吏又未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雖暫服而復叛也。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轄狼兵無慮十數萬。今設爲府者四。爲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爲之。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未聞有屯聚侵掠者。○韓愈請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此語誠古今處治南蠻之良策。大抵南蠻與北狄不同。蠻性陰柔。倚山爲勢。軍來則入山遠避。軍去則外出虜掠。如蠅蚋然。揮扇則飛散。收扇則復集。勦滅之甚難。且其地多瘴癘。中原之人。憚入其地。未至固已怯畏。一入其地。氣候不齊。蒸溼特甚。往往不戰而死。既不可速戰。又不可持久。所以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於南蠻者也。○天下道理。最大且眞者誠而已。是誠也。可以感天地格鬼神。洞金石。孚禽魚。夷狄雖異類。亦人也。孰謂不可以誠感乎。誠之爲言眞實無妄之謂也。眞則無僞。實則無虛。無妄則誠矣。觀漢文帝賜尉佗書。自言其爲側室子。而又言高后自臨事。諸呂爲變。非但言其身之所自出。而國家不幸之變。故亦併及之。千載之下。讀之猶使人心悅而誠服。況同時之人。素不知其故者。一

旦得而聞之.寧能不感動其心乎.後世帝王.惟我聖祖開國之初.所降詔書.與文帝不約而同.其曰朕本淮右布衣.不一而足.中庸謂惟天下至誠.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區區夷落.固在其化育之中矣.○夷性好爭.爭則自相仇殺.不暇爲中國患.而或假中國之威以制服其仇.是故夷狄之勢分.則中國之威振.而邊圉款矣.

謹考元政不綱.嶺外竊據.高皇帝舉義除殘.所向廓清.師臨廣海.傳檄而下.南取交夷.猶拾彈丸.迺嘉其歸命.俾王于島.與占城並峙.封植之恩.如天斯普矣.未幾日煙卒.嗣夷譎詐.逼日煙之亡.稱占城之兵.至煩聖諭敦復.不一而足.字小之仁.何其殷哉.迨諭還地不聽.赦不加誅.恭捧歷來皇綸.惟願民安.不輕伐也.罷弔卻貢.諭止行人.恩至義盡.眞陋漢宣于不足道.而與成周比隆矣.

馭交紀卷之四

成祖文皇帝永樂元年癸未胡奎奉表賀卽位且具奏遣行人楊渤等往詔諭之

夏四月胡奎遣使奉表賀且奏曰昔天朝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寰宇前安南王陳日燇率先諸夷攄誠奉貢蒙恩錫爵俾王其地不幸日燇喪亡宗嗣世絕支庶淪滅無可紹承臣以陳氏甥爲衆所推權理國事主其祠祭于今四年荷蒙聖恩境內粗安然名分未正難以率下拜表陳詞無所稱謂伏望天恩賜臣封爵使廢國更興荒夷有統臣奉承效貢有死無貳事下禮臣議以遠夷荒忽難信宜廉察之○辛酉遣行人楊渤等齎勅往諭安南陪臣耆老等曰得胡奎奏云國王陳氏宗嗣已絕奎乃其甥衆推權理國事主祠祭欲求封以王此一方朕以安南遐遠未可遽信特遣行人下詢爾等知陳氏繼嗣之有無胡奎推立之誠僞具以實奏毋誑毋隱奎所遣奉貢之人皆賜賚遣還

八月勅諭安南胡奎勿伐占城

諭曰朕君臨萬方體天爲治一物失所時予之辜今占城言與爾鄰壤爾歷與兵伐其土地殺其人民剽掠財物占城之人困爾荼毒夫兩國土地傳自先世而主於天子何得恃強踰越爲惡受禍古有明戒然事已在赦前茲不深究自今宜保境安民息兵修好則兩國竝受其福爾其欽哉

冬閏十一月封胡奎爲安南國王

奎使人隨渤入朝兼進其陪臣耆老奏章言日煃不幸寡祐短命支庶喪亡遂至絕祀胡奎實其外孫少依王所恭順小心是以衆人誠心推立以主陳氏宗廟天使下臨詢及微賤敢以實奏伏望天恩賜之爵命俾守此邦乃遣禮部郎中夏止善等齎詔往封奎曰昔爾安南邊隅列郡肇錫王封密邇中國向慕風聲朕皇考太祖皇帝臨御之初率先歸附朕嗣大寶爾胡奎據誠效職奏謂前國王陳氏嗣絕爾以外孫主祀于今四年詢之于衆所言亦同今特命爾爲安南國王於戲作善降祥厥有顯道事大邮下惟馨乃誠欽哉奎遣使奉表謝恩

二年安南裴伯耆入京具奏雲南老撾宣慰司送陳天平入奏上憐而納之

秋八月陳氏舊陪臣裴伯耆潛入京奏曰臣世事陳氏祖父皆爲執政大夫臣母實陳氏近族臣自少侍國王受爵五品奸臣黎季犛父子弒主篡位屠害忠臣臣兄弟妻子並被收戮捕臣欲加菹醢臣聞遁逃與蠻獠襍處耿耿忠誠鬱抑無告近聞皇上入登大寶統正萬方思欲瀝膽披肝請滅此賊履險乘危今年四月始到思明幸覩天日願廣一視之仁哀無辜之衆興弔伐之師隆繼絕之義臣得負弩矢前進以揚天威擒滅此賊盪除奸兇復立陳氏子孫則遠夷仰戴聖德永作外藩臣不才切效包胥爲人敢以死請上憫之命有司給衣不遽動討伐也丁酉老撾宣慰刁線歹護日烜孫陳天平來朝奏曰臣天平前安南國王烜之孫天明之子日煃弟也日煃率先歸順天朝高皇帝封爲安南王在位二年卒弟曒立亦止二年子晛繼之賊臣黎季犛當國擅作威福晛稍欲抑損季犛

弒之而立晛子顓國之大權盡出季孫父子顓惟拱手而已未幾復弒顓而立顓子奚倘在襁褓季孫父子乃大殺陳氏宗族并奚弒之而取其位更姓名胡一元子曰胡奄自謂舜裔胡公滿之後遂改國號大虞季孫僭號太上皇奄爲大虞皇帝臣以先被斥棄越在外州幸以見遺臣之僚佐激于忠義推臣爲主討賊復讐方議招軍而賊兵見迫倉皇出走左右散亡逆黨窮追臣竄伏巖谷萬死一生久之度其勢且衰息稍稍間行艱難跋涉以達老撾知皇上入正大統臣心忻忭有所依歸然以抱疾積久至于今年始獲躬覩天顏臣與此賊不共戴天伏望聖恩俯垂矜憫因叩頭流血上憐而納之命有司賜居第廩餼

冬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至上命詰之得奄篡弒狀

冬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至上命禮臣出陳天平示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伯耆亦引大義責使者皆惶恐不能對上聞之謂侍臣曰胡奄初云陳氏已絕請襲王封朕固疑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皆曰然朕謂陳氏以壻得國今奄以甥繼之於理亦可乃下詔封之孰知其弒主篡位僭號改元此天地鬼神所不容也而其臣民共爲欺蔽是一國皆罪人也

三年遣監察御史李琦行人王樞賫勅往責奄不道奄遣阮景眞入謝罪請迎天平

春正月勅諭胡奄曰朕君臨萬方以至誠待物昔爾奄奏云前王陳氏宗祀已絕爾爲其甥衆推權理國事主祠祭告求襲爵朕頗疑之勅詢爾國陪臣耆老皆以爲實故下詔封爾爲安南國王去年

老撾送陳氏之孫天平來朝。言爾本黎姓。父一元。名季犛。爾名蒼。皆其臣屬。三弒國主。簒奪其位。遂更今姓名。自謂舜後。國號大虞。爾父僭稱太上皇。爾爲大虞皇帝。改元紀號。其言甚悉。朕初未信。及爾所遣使來。使天平見之。皆錯愕下拜。亦有感泣者。則爾之不道。灼然明甚。安南國主陳氏之先。先稟命於我太祖皇帝。世世相傳。修其職貢。爾陪臣屢行簒弒。奪而有之。罪惡滔天。不亡何待。若占奪祿州等處之地。蓋罪之小者。勅至。爾其具篡奪之故以聞。六月。胡奎遣使臣阮景眞等隨琦等入朝。上表謝罪。且奏曰。臣奎父子。實安南陪臣。且連姻戚。事其先王。亦頗盡心。豈敢簒弒以犯大戮。蓋緣陳氏多事。子孫喪亡。以至於盡。臣實其甥。謬當衆舉。權理國事。以主祭。遭遇聖明。錫以封爵。奉承惟謹。常懼有愆。叢爾島夷。僻在荒服。豈敢僭號改元。欺天罔上。天平本陳氏宗族。久棄在外。不謂尙存。悠悠之言。自此而致。聖恩弘貸。遣使下問。臣請迎歸天平。以君事之。伏望皇上恕臣狂愚。赦臣死罪。臣不勝悚懼瞻望之至。

七月。遣行人聶聰等再諭胡奎。

諭曰。阮景眞等來。得奏具悉。朕惟天地生萬物。出於至誠。聖人代天理物。亦以至誠爲本。故其下皆以誠應。朕用此道。君臨萬邦。推心待人。無問遠邇。然慮爾習於變詐。或未盡誠。今復遣人諭爾。爾果誠心應朕。盡革前非。迎還天平。以君事之。朕當建爾上公。封以大郡。傳之子孫。永世無窮。朕之斯言。上通於天。佇俟來章。以頒顯命。遣景眞等與聰俱行。

十二月。上遣陳天平歸安南。發兵護之。

胡奎復遣阮景眞等隨行入貢。聰來朝。奏曰。伏蒙勑書諭使攄誠。臣對越天地。敢有二心。所或攜貳。明神殛之。今遣陪臣阮景眞等恭賀正旦。且迎還天平。臣亦當率國人迎於境上。而行人聶聰等。亦力言奎誠心恭命。上許之。○庚辰。勑安南王孫陳天平曰。前得胡奎奏。深自改悔。請迎還爾。以君事之。朕以一國不可二主。慮奎不實。再使往問。許以上公封之大郡。今奎復奏。誓無貳心。仍遣阮景眞等迎爾。謂當躬迎於境上。朕惟道貴適中。禮有從宜。其治任以行。又勑廣西總兵韓觀。左右副將軍黃中。呂毅。俟天平至。護行送之還。尤宜審度事機。以爲進退。不可輕忽。會大理卿薛嵓謫廣西。中請俱往。

四年。上以季犛邀殺陳天平。大怒。命成國公朱能。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將兵討之。以兵部尚書劉儁。黃福贊理軍事。

初。天平陛辭曰。臣亡國餘孽。荷陛下大德。照育生成。得反故國。承已絕之宗。復已失之位。是使亡魄再生。朽骨更肉。臣雖庸愚。實切圖報。尙望陛下曲垂恩顧。終保餘齡。臣生當阻首。死當結草。上曰。自古亡國出奔之君。如齊桓晉文。皆內有主。故反國而安。今爾無主於內。徒朕爲主於外。事之委曲。尤切朕心。賜綺羅紗衣各一襲。鈔一萬貫。命廣西參政王麟送之。勑封胡奎爲順化郡公。盡食所屬州縣。遣其使阮景眞等還。至邱溫。奎遣陪臣黃晦卿前迎。具氈上牛酒犒師。衆見天平。皆拜舞踊躍。中

訝奎不至何也。晦卿曰。非敢後也。屬有微疾。約迎謁於嘉林。中亟遣晦卿馳還促奎。遣騎隨覘之。迎者趾錯于道。無他也。遂不虞其詐。入隘留關。度雞陵。將至芹站。山道險峻。林莽蒙密。軍行不得成列。會天雨。季犛乃伏兵山谷中。衆數萬。大呼。刼天平格殺之。嵓亦自經死。中等亟整兵擊之。寇已斬絕橋道。不得前。其賊帥遙拜曰。遠夷不敢抗大國。犯王師。緣天平實疎遠小人。非陳氏親屬。而敢肆其巧僞。以惑聖聽。勞師旅。死有餘責。今幸得而殺之。以謝天子。吾王卽當上表待罪。天兵遠臨。小國貧乏。不足以久淹從者。中遂引兵還。以胡奎刼殺陳天平奏。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朕推誠容納。乃爲所欺。此而不誅。兵將奚用。能等皆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臣等請仗天威。一舉殄滅之。○甲申。勅西平侯沐晟曰。比遣都督黃中等。送陳天平還。中等不遵朕言。率意而進。以致辱國。今興師南伐。勅四川都司選卒七萬。蜀王于成都三護衞選卒五千。聽爾調發。大軍合用糧儲。須預爲會計。從便規畫輸運。不可後期。賜白金五百兩。○甲辰。勅浙江福建江西廣東湖廣軍。俱往廣西聽征。凡八萬人。復發鎭江蘇州鎭海金山建陽新安九江儀眞高郵淮安安慶六安滁壽泗揚邳徐廬宣二十衞馬步軍往。凡萬人。又勅總兵官韓觀大軍合用糧餉。已勅戶部先撥二十萬石。與廣西都司布政司調發。復命大理卿陳洽赴廣西計議軍事。選廣西土軍。往會太平府。發者三萬人。又勅山東都司。選青州二護衞司軍卒赴京。隨南征共千人。已發廣東軍六百人。具器甲糗糧。海道往占城。會合軍馬。防遏黎寇。以千戶二員。百戶六員領之。徵黃中呂毅赴京。給事中張信等劾其出師失律。宜正典刑。

上貸其死。俾立功以贖。

秋七月。遣使祭嶽瀆。告伐罪。

祭嶽鎮海瀆之神曰。安南賊臣黎季犛。及子蒼。屢殺國主。殲夷其宗。簒奪其國。改易姓名。僭稱位號。暴征橫斂。淫刑酷法。一方嗷嗷。無所控訴。又縱兵刼掠。侵奪鄰封。累諭不悛。而騁詐逆命。肆其兇毒。今特命將出師。救民伐罪。以是月十六日兵行。特用致告。惟神相之。遂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佩征夷副將軍印。爲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參將。雲陽伯陳旭。爲右參將。討之。命兵部尚書劉儁。黃福。贊理軍事。都指揮同知程寬。指揮僉事朱貴等。爲神機將軍。都指揮同知毛八丹。朱廣。指揮僉事王恕等。爲遊擊將軍。都指揮同知魯麟。都指揮僉事王玉。指揮使高鵬等。爲橫海將軍。都督僉事呂毅。都指揮使朱英。都指揮同知江浩。都指揮僉事方政等。爲鷹揚將軍。都指揮僉事朱榮。都指揮同知金銘。都指揮僉事吳旺。指揮同知劉塔出等。爲驃騎將軍。諭曰。前安南王陳日烜。在我太祖皇帝時。率先歸順。恭修職貢。我國家亦待以優禮。日烜既死。其後二王。皆爲賊臣季犛父子所弒。簒奪其位。更易姓名。僭稱大號。殺陳氏子孫殆盡。收兵四刼。攻擾占城。侵我邊境。陳氏之孫天平。被其迫逐。歸命朝廷。賊乃僞陳詞款。請歸君之。朕推誠不疑。茲遣還國。彼包藏禍心。又紿殺之。侮辱朝使。朕恭天命。不敢不正。特遣爾等率師弔伐。夫安南之人。皆朕赤子。惟黎賊父子及其同惡。在所必獲。其脅從及無辜者。必釋。爾宜深體朕心。毋養亂。

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戮降附。有一於此。雖功不宥。爾其愼之。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其愛邨士卒。堅利甲兵。本之以敬愼。載之以智勇。爾其勉之。罪人既得。卽擇陳氏子孫之賢者立之。使撫治一方。然後還師。告成宗廟。揚功名於無窮。此朕所望也。其往勉之。能等頓首受命。時西平侯沐晟尙鎭雲南。先遣左參將豐城侯李彬以征夷副將軍印及制諭往授晟。俾同彬就雲南進師。俟能等廣西進兵入境。彼此聲勢相聞。協力成功。且以所諭能者諭之。〇丁酉復諭成國公朱能等曰。今爾兵繇廣西左副將軍兵繇雲南以入。須兩軍合勢。和以輯事。若賊乘官軍未合。以計間阻。而併力一軍。誘以微利。官軍恃勇而貪。此危道也。或賊詐爲款伏。以怠我師。而別出奸謀。潛肆攻刼。及據險設伏。伺我不虞。又或置毒飮食。以待官軍之饑困。賊之詭譎千狀萬端。不可不愼。雖曰王者之師弔民伐罪。動必以正。然宋襄自謂仁義。陳餘不用奇計。卒致敗也。爾等相機而動。擇利而行。朕不中制。癸卯。總兵官成國公朱能等。率師啓行。車駕臨祭大江諸神。祭畢。饗將士。上臨江送之。天日開朗。順風揚帆。旗幟精明。鼓角讙亮。上喜。知安南之必平也。八月。勅征討安南總兵官成國公朱能等曰。安南僻在海陬。自昔爲中國郡縣。五季以來。中國多事。不能制之。歷宋及元。亦嘗悖叛。用兵圖之而無成功。今黎賊逆命。朕命爾等率師討之。期爾成功。然宋元所以無功者。蓋因將驕兵懦。貪財好色。爾其戒之。富良江近賊東都。賊必據守。我師深入。難與持久。若至嘉林。欲渡必具舟筏。曠日勞師。莫若未至之先。迭出遊騎於嘉林與賊相對。始用百騎。逐日增之。至於千騎。

晝夜舉火放砲以眩惑牽制而潛師趨富良上流淺處與西平侯會合而濟出賊不意必能成功朕意如此然難遙度爾其用心運謀蓋自古善戰者皆因敵以制勝也

九月成國公朱能率師至龍州以疾薨訃聞上命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加勅諭

冬十月張輔權率師而前發憑祥度坡鬼關望祭安南境內山川令韓觀軍關下督運餉修道伐木繕治橋梁出遊兵偵邏時隘留雞陵二關賊衆各三萬餘依山結砦掘濠塹機毒矢轉石發木拒守遣呂毅等引前哨銳卒進攻以盾翼蔽而上破隘留斬首四十級生擒六十餘人賊皆走散大軍遂度關分兵守之輔傳檄曰安南密邇中國自我太祖高皇帝肇膺天命其王陳日煃率先歸順錫爵頒恩傳序承宗多歷年所賊人黎季犛父子爲其臣輔擅政專權久懷覬覦竟行弒奪季犛易姓名爲胡一元子黎蒼爲胡奎謬託姻親益張威福手弒其主戕及闔家肆逞兇暴震于一國草木禽獸不得其寧天地鬼神之所共怒皇上卽位之初隆懷遠之德黎賊父子遣使入朝稱陳氏宗族已絕己爲其甥暫權國事朝廷惟務推誠未嘗逆詐而前安南王之孫爲所迫淚逃入老撾轉詣京師訴其罪惡黎賊父子知國主之有後慮天兵之必誅遣使請迎歸國以君事之朝廷信而不疑悉從所請遣使者以兵五千護送還國而黎賊父子設伏境上遮拒天兵執殺前安南國王之孫使臣以聞特命將兵八十萬討除逆賊惟茲伐暴之師必著聲罪之實賊人黎季犛父子兩弒國王以據其國

罪一也。弒陳氏子孫殆盡。罪二也。僭改國名大虞。妄稱尊號。紀元元聖。罪三也。淫刑峻法。暴殺無辜。重斂煩徵。剝削不已。罪四也。世本姓黎。擅自改易。罪五也。憑藉陳氏之親。妄稱暫權國事。以上罔朝廷。罪六也。聞國王有孫在京師。誑詞陳情。迎歸本國。以君事之。及朝廷赦其前過。俯從所請。而益肆邪謀。遮拒天兵。阻遏天使。罪七也。國王之孫。還歸本土。不思感悔。竟誘殺之。逆天滅理。罪八也。恃強奪寧遠州七寨。占管人民。殺虜男女。罪九也。又殺其土官刁吉罕之壻刁猛慢。虜其女曩亦以爲驅使。強徵差法銀兩。驅殺百端。罪十也。威逼各處土官。趨走執役。發兵搜捕夷民。致一概驚走。罪十一也。侵占思明府祿州西平州水平寨之地。罪十二也。還地之後。又遣賊徒據西平州。劫殺朝廷命官。復謀來寇廣西。罪十三也。占城國王占巴的賴。新遭父喪。舉兵攻其舊州格列等地。罪十四也。又攻占城板達郎白黑等四州。盡掠其人民孳畜。罪十五也。又加兵占城。取其象百餘隻。及占沙離牙等地。罪十六也。占城既受朝廷印章服物。乃自造鍍金銀印九章冕服玉帶等物。以逼賜其王。罪十七也。責占城國王惟尊中國。不重安南。以此一年凡兩加兵。罪十八也。天使以占城使者同往本國。黎賊以兵劫之於尸毘奈港口。罪十九也。朝貢中國。不遣陪臣。乃取罪人。假以官職。使之。罪二十也。斯其大者。餘不悉言。惟黎賊父子不臣之罪。滔天罔上。理不能容。其諸國人。遭罹荼毒。積有歲年。深可憫憐。天兵之來。正爲弔爾民之困苦。復陳氏之宗祧。已嚴飭將士。秋毫無犯。可皆按堵如故。勿妄驚疑。其脅從官吏。本出威逼。實非心從。可各安職役。皆不加罪。若曾同惡濟謀。今能改心易慮。幡然效

順。亦許自新。原任官職亦仍其舊。其有各國諸人。見在安南經商。或被拘留者。可卽赴軍門自陳。卽與護送還國。其有願留貿賣者聽。若能爲一國之人造福。生擒黎賊父子送至軍門者。重加爵賞。敢有昏迷不悛。助惡拒命。天戈一指。掃蕩無遺。待黎賊父子就擒之日。卽會集爾官員。將吏。國人耆老。選求陳氏子孫。復其王爵。雪幽寃於地下。解倒懸於國中。上以副皇上之心。下以慰爾民之望。〇驃騎將軍朱榮等軍至雞陵關。賊先結寨設重塹。置竹刺其中。分衆三萬守之。以火銃鏢弩拒敵。而隘留潰卒奔歸。言大軍勢不可禦。衆相恐動無固志。榮等攻之。斬首六十餘。生擒十餘人。賊委器仗而走。遂前四十里攻其小關。賊望風潰去。庚子。新城侯張輔分兵雞陵關至芹站。諜報芹站兩旁皆有伏。令鷹揚將軍呂毅黃中等領軍搜索。賊遁去。就哨昌江市。造浮橋。仍置堡。造鷹揚將軍方政。遊擊將軍王恕等。哨探直抵富良江北嘉林縣。大軍自芹站以西。緜他道至北江府新福縣。諜知西平侯沐晟軍至白鶴。遂遣驃騎將軍往會晟。亦遣都指揮俞讓來。初大軍入境。輔等以上命戒羣下毋妄殺。所至感悅。至是三帶州僞僉判鄧原。及諒江府南策州人莫遂。莫遠等來見。言賊恃僞東西都。及宣江。洮江。淹江。富良江以爲固。賊衆水陸號七百萬。我師於江北岸築城。樹柵戒嚴以待。然賊畏怯不敢渡江。蓋欲守險以老我師。遂自新福縣移營於三帶州箇招市江口。造船圖進取。丙午。成國公朱能計聞。命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仍以雲陽伯陳旭爲右參將。勅曰。大將軍開平王常遇春。偏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等。率師北征。而開平王卒於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

殘胡。終建大勳。爾等宜取法前人。乘此冬月。瘴癘肅清。同心協謀。殄除逆賊。建萬世勳業。以副朕之委任。十二月晟奪宣江水上軍。遂次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分壘。輔亦遣陳旭往攻洮江。同造浮橋。議于上流濟師。先遣朱榮以馬步軍于下流十八里治舟筏。益張疑兵。爲必濟狀。以誘之。賊果爭渡江登岸奪舟筏。我兵奮擊。大破之于嘉林江北。留都督高士文。督舟師于簡招市。與朱榮兵接。輔與晟率大軍直至多邦城下。沙灘平澗爲營。輔攻西南。晟攻東南。賊城下設塹重濠。濠外坎地以陷人馬。濠坎中皆置竹刺如蝟。守具甚設。時官軍攻具甚完。下令懸重賞以厲將卒。距欲襲之處里許。約以夜乘城。明火撚。吹銅角爲號。至四鼓。輔遣黃中等銜枚攜攻具過濠。附雲梯于西南城下。蔡福陳忠先登。拔刀亂砍。賊衆驚呼。城上火齊明。銅角競響。將士登城。勇益倍。賊衆倉惶失措。矢石不得發。羣躍下城散走。我軍遂入城。賊又於城內列陣接戰。驅象當前。輔督遊擊朱廣書獅蒙馬。羅文等以神機銃翼而前。象見獅皆股慄。又重傷。皆退走突城。衆潰亂。官軍長驅而進。殺賊帥梁民獻。蔡伯梁追至傘圓山。相蹈藉及被殺死者。不可勝計。獲象十二。器械無算。○丁酉。張輔等循富良江南下。遂擣東都。賊棄城遁。乃駐軍城東南。撫民納降。來歸者日以萬計。皆給榜諭。使復業。卽日遣人馳奏。黎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率師擊西都城。賊見多邦城陷。焚西都宮室倉庫。逃入海。賊黨有依大健山等處而以兵繇生厥江。潭舍江。犯官軍者。總兵官張輔。遣都督黃中等屢敗之。於是三江路宣江。洮江等州縣。次第皆詣軍門降。

五年。安南平。上命求陳氏後立之。

春正月。輔調部將王友晟調部將柳升。合兵濟往江。襲破籌江棚。轉攻困枚山。萬刼江。普賴山。斬首三萬七千餘級。獲賊團副丁部曲斬之。餘黨潰散。賊將胡杜。聚船于盤灘江。輔因南策州降人隊正陳封。使擊杜。敗之。杜走悶海口。盡獲其船。仍使封招撫諒江。東潮等處人民。于是聞風者相繼而降。其上書論黎賊過惡者。日以百計。丁卯。張輔沐進次木丸江。先是輔得諜報。賊舟往來富良江。距交州下流二十餘里。又言季犛及其子澄等。聚船于黃江等處。晟與李彬率步騎戰船。繇富良江進次魯江。賊結五百餘艘犯我軍。輔等水陸並進。都督柳升等奮擊。賊舟膠淺。遂大敗。獲賊船百餘艘。殺賊將阮子仁。阮磊。阮劣。斬首萬餘級。生擒賊將黃世岡。彤文傑。馮宗實。莫鐵。范難。阮利等百餘人。皆斬之。二月。丙戌朔。張輔等遣南策州降人莫遂等。宣上德意。安輯諸郡縣官吏軍民。合官還原職。兵還原伍。民還原業。訪求陳氏宗族。選嫡而賢者一人送京師。請命復其王爵。三月。降人莫遂等同北江等府安越等縣耆老尹沛等千一百二十人詣軍門言。伏蒙給榜。謹分詣諸處宣布。撫諭官吏軍民安業如故。惟陳氏子孫。向被黎賊殲夷已盡。無有遺類。莫可繼承。安南本古中國之地。其後淪棄。溺於夷俗。不聞禮義之教。幸遇聖朝。掃除兇孽。軍民老稚。得覩中華衣冠之盛。不勝慶幸。咸願復古郡縣。庶幾漸革夷風。永霑聖化。具表文請獻於朝。以達下民之情。卽日馳上奏之。追敗賊黨於膠水縣之悶海口。地下溼不可以軍。遂卻還。至鹹子關。以誘賊。兼築堡。令柳升護之。賊果入富良江。連檣

十餘里。又出精銳陸兵數萬來挑戰。我軍兩岸夾攻。賊操海舟。艦截江中。用划船載木樹柵以拒。輔乘其柵未備。督將士力戰。升等繼以舟師橫擊之。賊大敗。擒其工部尚書阮希周。殺其將胡射等數萬人。江水爲赤。復追至黃江口海口。獲舟無算。黎賊父子僅以數小舟脫身遁去。僞吏部尚書范元覽等。皆詣附降。

四月。羣臣請設三司郡縣。上降詔行之。

張輔等奏曰。欽蒙聖訓。訪求陳氏子孫。俾繼王爵。臣等謹遵遣降人莫邃等。將榜遍諭久之。國中耆老敷陳情悃。謂黎賊搜求陳氏子孫。誅戮已盡。無可繼承。又謂安南本中國地。其後淪入夷類。今幸掃除殘賊。再覩衣冠。願復立郡縣。設官理治。邃等別具表。備述民志。臣等察究民情。知其誠實。特爲陳奏。臣等已于三月十九日。追勦賊徒。今復追討。賊勢愈窮。旦夕就斃。但郡邑既平之後。宜有所統。陳氏已絕。必合開設三司官職。以統率郡縣撫輯兵民。奏至上曰。俟黎賊父子悉就擒而後處置。五月。追至興夷海門涇鵲。時久晴。季犛父子走匿數小舟。皆涸。遂棄舟遁。我舟至大雨。漲數尺。衆大喜曰。天贊王師矣。至茶龍。步騎舟師大集。得其降大尹阮謹。言黎賊走义安。命柳升督舟師前進。輔晟循舉厥江。追至日南州之奇羅海口。升連勝。得五百艘。輔等乘勝追之。復引兵出奇羅海口。永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遇賊困敗。黨與皆散。生擒賊首黎季犛。李保保等十人。擒其子黎澄於海口山中。

○乙丑。土人武如卿等。於永盎海口高望山獲黎蒼及黎芮。幷獲其孫黎澈。與杜國東山鄉侯胡杜

等安南平捷奏至羣臣賀曰黎賊父子今悉就擒皆繇聖德合天神人助順上曰此誠天地宗社之靈將士用命所致朕何有焉羣臣復以開設三司郡縣請上命降詔行之

六月以平安南詔布天下

六月詔曰仰惟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柔遠人安南陳日燇慕義向風率先職貢遂封爲安南王世有其土比者賊臣黎季犛及子蒼殺其國主戕及闔族毒痛生民怨聲載路累使曉諭怙惡不悛安南王孫奔竄來訴黎賊謬陳誠款請迎君之乃伏兵要殺於途拒辱朝使朕遣人賜占城禮物又劫使臣而奪之蠢茲兇豎積惡如山四海之所不容神人之所憤怒不得已爰命總兵官征夷將軍新城侯張輔等率師八十萬討之飛渡富良深入逆境桓桓虎旅威若震霆業業兇徒勢如拉朽七百萬之衆須臾而盡二千里之國次第皆平生擒逆賊黎季犛及子黎蒼黎澄與其家屬幷僞將相官僚黎季貔胡杜等撫納降附綏輯善良遍求陳氏子孫立之其國之官吏耆老人等咸稱爲黎賊殺戮已盡無可繼承又稱安南古本中國郡縣淪汙夷習及茲有年願復古郡縣與民更新朕俯徇輿情從其所請置交阯都指揮司布政司按察司及軍民衙門設官分理廓清海徼之妖氛變革遐邦之舊俗所有合行事宜條列于後安南王陳氏爲黎賊所弒死於非命宜與贈謚慰其幽冥其子孫宗族有爲黎賊所害者宜贈以官有司皆具名來聞陳氏子孫既爲黎賊盡戮宗祀廢絕有司宜與建祠其墳墓蕪廢宜與修治祠墳各給民二十戶供祭掃安南官吏軍民人等爲黎賊驅迫

死亡者衆。暴露可憫。有司卽爲埋瘞。安南郡縣官吏。皆陳氏舊人。爲黎賊威脅。本非得已。詔書到日。凡在職役者。悉仍其舊。然民久染夷俗。宜設官兼治。教以中國禮法。黎賊數年以來。爲政苛猛。毒虐其民。今悉除之。宣布朝廷政令。以安衆庶。安南各處關隘。有結聚人民。守把營寨。及逃避海島者。詔書到日。卽便解散。其民罹黎賊困苦已久。有司宜善撫卹。使安生業。毋致失所。其官吏軍民。有爲黎賊所害。或黥刺徒配。或全家流徙。不得其所。及一應被害之人。詔書到日。悉放回籍復業。所在有司。卽便起發。毋得停留。其有囚繫於獄者。卽時放遣。安南境內。凡有高年碩德。有司卽加禮待。及鰥寡孤獨之人。無依倚者。爲立養濟院以存卹之。有懷才抱德可用之士。有司以禮敦遣至京。量才於本土敘用。安南與占城百夷等處接界。宜各守疆境。毋致侵越。亦不許軍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販鬻番貨。違者依律治罪。於戲。威武載揚。豈予心之所欲。元惡旣殛。實有衆之同情。廣施一視之仁。永樂太平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之。勅諭總兵官新城侯張輔。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左參將豐城侯李彬。右參將雲陽伯陳旭。及諸大小將卒人等。安南黎賊弒君簒國。僭號改元。侵奪鄰壤。抗拒朝命。朕不得已。命爾等往討其罪。賴天地宗社默相。將士用命。兵威所至。咸已削平。生擒逆賊季犛聲父子。及其僞官。綏輯善良。撫納降附。秋毫無犯。市肆不驚。捷音來聞。良深嘉獎。昔宋元之時。安南逆命。興兵討之。皆無成績。今茲之舉。遠過古人。盛名偉烈。傳之百世。茲特賜勅慰勞。炎暑正盛。宜擇高凉之處。休息士馬。俟天氣清爽。卽班師。復勅輔等曰。得所奏。陳氏實已絕嗣。郡縣不可無統。請設三

司。撫治軍民。今皆如所請。立交阯都指揮司。以都督僉事呂毅掌司事。黃中爲副。再選能幹都指揮二人副之。布政司。按察司。以尚書黃福兼掌之。前工部侍郎張顯宗。福建參政王平爲左右布政使。前河南參政劉本。劉昱爲左右參政。前江西按察使周觀政。安南歸附人裴伯耆爲左右參議。前河南按察使阮友彰。副使楊直爲按察使副使。前太平知府劉有年爲僉事。別選辦事官發去。可于府州縣等衙門官內任用。仍具名來聞。不足者別令吏部銓註。今遣印信。付爾給授之。改大理寺卿陳洽爲吏部侍郎。遣郎中張宗周等。賫吏部勘合二千道。付張輔沐晟劉儁。量才注授置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太原。宣化。奉化。建昌。清化。鎮蠻。諒山。新平。乂安。順化。新華十七府。威蠻等州四十七州。一百五十四縣。稅課司四。稅課局三十三。河泊所二十一。巡簡司六十七。驛七。遞運所五。改鷄陵關爲鎮夷關。設交州左右中三衞。富良江北交州前衞。昌江。邱溫。各立衞。市橋。隘留關。各立守禦千戶所。又勅張輔沐晟。劉儁曰。交阯有懷才抱德。山林隱逸。明經能文。博學有才。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聰明正直。廉能幹濟。練達吏事。精通書算。明習兵法。武藝智謀。容貌魁偉。語言便利。膂力勇敢。陰陽術數。醫藥方脈之人。悉心訪求。以禮遣送赴京擢用。八月都督高士文。追擊廣源州餘黨。斬數十人。時寇賊據高地。矢石亂下。士文中飛砲死。指揮程瑒滅之。

九月。總兵官新城侯張輔。左副將西平侯沐晟等。上露布獻俘。

九月。總兵官新城侯張輔。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等。遣都督僉事柳升等。獻俘至京師。上露布曰。聖

人一視之仁體乾坤之覆燾帝王九伐之法嚴蠻貊之侵陵恙救民莫切於除兇而治內不忘於安遠安南逆賊黎季犛更姓名胡一元及子黎蒼更姓名胡奎者世爲陪臣生稟兇德肆蛇虺之毒逞鬼蜮之雄屢犯邊疆肆虐鄰壤弒主篡國遂移陳氏之宗僭號紀元妄稱有虞之裔家被誅求之慘人懷屠戮之憂積惡滔天呼冤動地皇仁恆加於曲宥璽書屢飭其改圖固天地之德廣大遍包而魍魎之情譎詐無已僞迎故主孫子虐以淫刑邀遏天朝使臣稔其悖逆神靈赫怒遠邇讋傷在王法所必誅豈聖心之得已臣等謹遵睿算肅奉天威以去年十月十四日師至岸站飛渡富良將佐奮勵以爭先士卒秉忠而用命拔多邦之壘下兩都之城士卒歡迎市肆不易窮搜藪澤之內屢戰江海之間降附者悉俾安全旅拒者無不摧破惡黨悉就於誅夷元兇深竄而假息臣等水陸並進晝夜兼行遊擊廣恕等追及於日南州都督升麟等蹴之於奇羅海旌旗照耀川原之草木皆紅鼙鼓喧闐滄海之鯨波盡沸腥羶決去蚊蚋失依村莽蕩焚豺狼就縛臣等奉揚聖旨布鴻恩招輯流離寬宥迫脅室家歡慶脫身水火之中田里謳歌大慰雲霓之望謹以所獲賊僞大虞太上皇黎季犛僞虞國皇帝黎蒼僞梁國大王黎澄僞驃騎上將黎澈僞新興郡王黎汪賊孫僞太子黎苪僞郡嗣王黎滷僞郡亞王黎浞幼孫五郎僞唐林郡王黎季貔賊侄僞河陽郡亞公黎原贊僞平陸縣上侯黎子驛賊孫僞掌鄉侯黎叔燁僞清亭侯黎駿僞石塘侯黎廷煇僞永祿侯黎廷爌賊將僞東山侯胡杜僞樞密院副使阮彥光僞護軍李景琦僞符縣伯段鼙僞神亭伯陳夢湯僞中郎范六材謹

差都督柳升。魯麟。張勝等。檻送京師。幷其僞造金印一十六顆。獻之闕下。臣等猥以駑鈍。得效驅馳。仰廟略之有神。仗皇威而無敵。風行草偃。天開日明。復全振古之封疆。永樂太平之盛治。謹具露布以聞。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皆侍。兵部侍郎方賓讀露布畢。以季犛及子蒼僞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而赦其子孫澄芮等。命有司給衣食。冬十月。張輔等奏舉交阯明經抱德。及材武諸色。凡九千人。陸續遣送赴京。上以冬月氣寒。命工部遣官以綿衣靴襪。卽途中賜之。○戊子。遣使賫勅諭老撾宣慰使刁線歹曰。朕自臨御以來。撫綏遠人。無問彼此。一以至誠。是以九夷八蠻。各供職貢。何恃而然。安南黎賊父子。逆天構禍。神人共怒。朕命將出師。恭行天討。爾不畏朝廷敵愾。乃與季犛潛通。助之兵象。奸詭如此。爾罪奚逃。卽發兵問罪。恐傷及無辜。今特遣使諭爾。能追悔前過。庶圖保全。不然天譴人罰。悔將無及。十一月丙寅。設三江清化。乂安新平順化五衞。演州南靖守禦二千戶所。謹考成祖之貸胡奄至矣。奄不悟。卒以滅亡。蠢爾蠻方。大邦爲讐。其謂是歟。廼老撾達天平之奏。比及平交。又佐黎逆。何始終之背也。君子曰。夷獠譎詐。不足憑也。陰柔反覆。不足誅也。雷霆之擊討大。山海之藏宥小。斯帝王之量然哉。

馭交紀卷之五

六年命戶部交阯徵斂從輕設衙所並山南山北海東海西四道分司知府州縣等官
春正月掌交阯布政事尚書黃福奏交阯初平其地徵斂不一請酌量輕重爲定制上曰比除交阯郡縣官朕數諭之爲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重徵斂福所言良合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庚午設太原嘉興廣威天關望江臨安新寧七鎮金場局各置大使二員副使四員選授知州知縣二十一員每鎮三員提督查辦又以知府二員總督令禮部鑄印給之設雲屯市舶提舉司置提舉副提舉各一員二月增置交州左衞之中左中右二千戶所并交州中右前三衞及昌江衞之中左千戶所清化衞之中右中中中前中後水軍五千戶所三江衞之中前後三千戶所甲辰設按察司之山南山北海東海西四道分司三月設坡壘邱溫隘留三衞如陝西潼關四川瞿塘之例軍隸廣西民隸交阯
六月張輔等上交阯地圖上命兵部議功次
六月張輔沐晟等旋師至京張輔上交阯地圖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上嘉勞之賜宴於中軍都督府旗軍人等賜鈔五錠己丑吏部等衙門尚書騫義等奏新城侯張輔等平定交阯建設軍民衙門總四百七十有二置城池十二所安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獲蠻

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有奇。糧儲一千三百六十萬。象馬牛二十三萬五千九百餘隻。船八千六百七十七艘。軍器二百五十三萬九千八百五十二件。上曰。朕爲天下生民主。豈欲窮兵究武。而貪土地人民之富哉。顧逆賊不可以不誅。窮民不可以不援。輔等能用朕命。擒戮兇渠。平定一方。其功可謂雄偉不常者。遂命義等定議功次以聞。

七月。論平交阯功。行封賞。

秋七月。諭羣臣曰。新城侯張輔。南征之際。實總師旅。審機出謀。克明克斷。率先將士。奮不顧身。生致兇渠。今進封爲英國公。世世承襲。仍賞白金三百兩。鈔一千錠。綵幣四十表裏。西平侯沐晟。實佐總戎。攄誠奮勞。發謀協算。獎率將士。飛渡危險。用成克定之功。進封爲黔國公。世襲。金鈔同。幣殺其一。各賜以冠服。並食祿三千石。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毗輔之任。贊畫有勞。但當臨敵之時。不免稽違之過。功賞所及。必貴適中。各增祿五百石。賞白金二百兩。鈔六百錠。幣十五。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亦賜冠服白金百兩。鈔四百。幣十。都督僉事柳升。封安遠伯。金八十。鈔幣同。右都督朱榮。金五十。鈔二百。幣五。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伯。並世襲。金鈔幣同。柳升都督程達。金四十。鈔百。幣四。餘各賞資有差。都督呂毅黃中。以初失律不賞。親擒黎季犛軍人爲首者王柴胡超陞指揮使。爲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

八月。交阯三司奏簡定反。上命黔國公沐晟討之。

八月。都布按三司奏。逆賊簡定聚衆作亂。請益兵剿之。定陳氏故官。大軍初討黎賊。已出降。將遣赴京師。遂偕陳希葛逃去。與化州僞官鄧悉阮師等謀作亂。悉等推定爲主。僭號大越。僞稱日南王。紀元興慶。往來乂安化州山中。造兵器。招徒黨。官軍既還。定等遂出攻盤灘鹹子關。扼三江府往來之路。寇交趾近城。而慈廉威蠻上洪大堂應平石室諸州縣皆應。賊勢日盛。官軍屢出無功。上以交趾初入版圖。人心未固。不及時剿滅。恐不可制。命發雲南貴州四川都司共兵四萬。以黔國公沐晟爲征夷將軍。總師繇雲南往征之。仍命兵部尚書劉儁往贊軍事。○甲午。遣使齎勅諭叛寇簡定等曰。比黎賊父子篡弑僭竊。肆行暴亂。遂命偏師弔伐。元惡就擒。餘黨破滅。設立郡縣。撫綏善良。一方之人。皆已安業。獨爾等梗化弗順。構黨拒命。劫害生民。羣臣咸請興師殄滅。朕以鋒鏑之下。延累無辜。且人不善。或能遷革。用是遣勅諭爾。大凡舉事造端。須順天道。黎賊父子。罪惡滔天。天之所廢。不可支也。爾以餘孽。違天逆命。摧滅可以立待。然樂生惡死。人之同情。原爾之心。或一時冒昧。不能深計。倒行逆施。失道至此。或繇有司刻害。苟圖自存。心欲改悔。疑懼未決。宜及此時明逆順之理。察禍福之機。誠能革心來歸。既往之愆。悉赦不問。仍各授官。俾還本土。統治其衆。子孫世襲。朕言出于心。通于天地。爾若執迷不悛。禍及身家。悔將無及。九月陞諒江知府莫邃爲右參政。賞白金五十兩。鈔五百貫。綵幣五表裏。交州中衛副千戶阮如偶陞指揮僉事。賞如邃。諒江知州莫勛陞右參議。交州左衛指揮僉事陳汝石陞指揮同知。賞視邃減五之一。邃等皆交阯土人。大軍及境。率先歸順。討賊撫

民。與有勞績。新城侯張輔以便宜授職。至是來朝。復論次其功陞賞之。裴如隆等二十四人。皆除各衞千百戶。賜勅嘉奬。十二月丁酉。沐晟與賊首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都督呂毅。尚書劉儁。參政劉昱。都指揮柳琮。皆死之。

七年。命英國公張輔總兵。清遠侯王友副之。討簡定。

春正月。命英國公張輔佩征虜將軍印。充總兵官。清遠侯王友充副總兵。總師討之。仍會晟行事。勅廣西廣東湖廣四川浙江福建江西貴州雲南各都司鎮江等十三衞。共發兵四萬。楚。遼。寧三府護衞。共發七千從征。都御史李慶。劾晟喪師失陷呂毅等。法當治罪。上曰。爲將喪師。安得無罪。姑曲容。令勉圖後效。三月。勅輔等曰。自沐晟出師失律。致賊猖獗。今聞賊黨鄧悉已死。而八百老撾猶供餽之。其所供者今爲何人。又聞賊張虛言。有象五萬。而謂我將帥皆易與者。此蓋前之爲將者乏謀。啓蠻夷輕視之心。爾等宜深以爲戒。必同心協力。早滅此賊。以靖一方。五月。張輔等奏叛寇簡定等自相謀害。賊黨阮師等各懷疑貳。今推簡定爲僞上皇。別立陳季擴爲僞皇。紀元重光。季擴。卽簡定從子也。稱陳氏後。以惑衆。其勢重于定。竊據江河。出沒爲患。必用舟師。庶可成功。卽今駐營北江府。就叱覽山取材造舟。招諭諒江北江太原等府。避寇人民。皆使復業。六月。張輔進兵慈廉州。攻喝門汇。粉社。營柵。皆破之。又進至廣威州。孔目柵。賊僞金吾將軍黃臣劍等遁去。其諸州縣從賊者。皆復降。竄伏山林者。皆復業。秋七月。張輔敗賊黨阮世每于鹹子關。時鄧景異等據南策州。盧渡江。太平橋

等處。輔師向鹹子關。僞金吾將軍阮世每以衆二萬守之。於對岸立營柵。列船六百餘艘於江中。又悉樹椿東南岸以爲捍禦。時西北風急。輔率雲陽伯陳旭。都督朱廣。都指揮俞讓。方政等以划船戰船齊進。火器迅烈。矢發如雨。賊力戰不能支。斬首三千餘級。溺死無算。生擒僞將軍潘低等二百餘人。得船四百餘艘。餘賊散走。九月朔。張輔敗賊黨鄧景異於太平海口。時景異往來海口劫掠。輔進兵剿之。初遇賊哨船。追殺俱盡。遂前進。遙見賊船三百餘艘。泊海州南岸。命都指揮方政等往擣之。賊分其船之半迎敵。官軍鼓譟直前。與賊聯艦接戰。賊大敗。斬首五百餘級。溺死無算。生擒三百餘人。餘不戰而潰。擒僞大將軍范必粟。鄧景異脫身遁。冬十月。張輔駐兵清化。時賊首陳季擴妄稱安南前王孫。遣僞官段自始。致書總兵官求封爵。輔曰。陳氏子孫。往者爲黎賊所戮。徧求國中。無有存者。今奉命討賊。不知其他。遂殺段自始。麾兵前進。遣都督朱榮。蔡福。以步騎先行。輔率舟師繼之。初賊於各處江海口多樹椿以土石塡塞。舟楫不通。至是輔繇黃江。阿江。大安海口至福成江。轉入神投海口。皆決去壅塞而後行。十餘日至清化。水陸之師畢會。而簡定已逃入演州。陳季擴往乂安。賊黨阮師胡具。鄧景異等皆散走。於是駐兵清化。悉殲其支黨。

十一月。張輔等擒簡定。

張輔沐晟等獲賊首簡定等。時定至巨勒册。欲從地册趁天關鎭。聚衆拒敵。晟率兵從磊江南趁巨勒。都督朱榮。都指揮羅文等。以舟師從磊江上牛鼻關。輔率都督朱廣。都指揮陳懷等。以步騎從磊

江趁地册。比至天關鎮。定已從東黃册趁多林册。官軍追至美良縣吉利册。定方寓民家。遙望官軍勢盛。遂棄馬及印帶等物走入山溪伏。官軍大索不得。遂圍之。生獲定。幷其僞將相陳希葛。阮汝勵。阮宴等。

十二月。召英國公張輔。清遠侯王友。都督朱榮。蔡福。林帖木兒。及原調官軍還京。八年。英國公張輔還。沐晟追擊陳季擴上表請降。許之。

春正月。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檜于東潮州。初師檜僞稱王。與僞將軍杜原撒據東潮州之宜陽社。有衆二萬餘。時出寇黃江。麻牢大全諸海口。以應簡定。至是輔以兵圍之。水陸皆奮。矢石交下如雨。賊大敗。斬首四千五百餘級。溺死尤多。生擒僞將軍范支。陳原卿。僞鎮撫使阮人柱等二千餘人。皆斬之。築京觀焉。○乙未。張輔王友奏云。蒙勅召還。臣謹就近。緣賊首陳季擴。鄧景異等尚在演州。逼近清化。鄧鎔領衆據要路。出入諸處爲寇。若官軍盡調還京。恐沐晟兵少不敵。將使功壞于垂成。請以陳旭副晟。以備季擴。從之。是日輔遣指揮朱福等檻送所獲僞大越上皇簡定。僞福成郡公陳希葛。僞安撫使阮汝勵。僞鉤鈐將軍阮宴。龍虎將軍武世僚至京伏誅。五月。晟追賊于虞江。季擴棄柵走。至靈場海口。斬首三千餘級。擒僞神龍將軍黎弄。都督江浩。遇賊黨鄧景異。戰不利。都指揮孫全亦戰敗于爭江。死之。○戊午。賊首陳季擴遣胡彥臣等上表請降。上以其能遷善。許之。以爲交阯布政使。以陳原樽爲參政。阮鋪副具。鄧景異。鄧鎔爲都指揮。潘季祐爲副使。遣右通政方素易等。齎勅往

諭曰爾等上表請降。今從所請。各授以官。果能擐誠。則一方受福。永享太平。若懷詐不誠。大軍必進。是爾貽禍于衆。悔將無及。

九年。以陳季擴逆狀著。命英國公張輔。會黔國公沐晟剿之。

春正月。命英國公張輔。佩征虜副將軍印。充總兵官。與征夷將軍黔國公沐晟會剿捕叛寇。勅曰。陳季擴表奏伏罪。朕已可其奏。遣人齎勅撫諭。如果能至誠歸順。即赦其罪。若懷詐不誠。爾等務在協謀平賊。庶不負朕委任。○丙辰。詔交阯曰。朕祇膺天命。統馭萬方。心存博愛。宵旰惓惓。矧交阯既屬于職方。而連歲未臻于休息。憫茲困敝之後。特敷寬恤之恩。自永樂九年二月二十四日以前。交阯但有嘯聚山林者。咸赦其罪。軍復原伍。民復原業。其官吏軍民有犯已未發覺。咸赦除之。稅糧之外。金銀鹽鐵魚課等項。停徵三年。金銀仍禁私採。其金銀銅錢亦停禁三年。聽民于境內交易。不許透出他境。見任士官有才能顯著。善撫軍民者。具名來聞。以憑旌賞。○甲申。以士官參政莫遼等。皆能建功剿賊。固守境土。遣人齎勅勞賜綵幣。莫遼六表裏。參議莫勛五表裏。知府杜維忠。杜希望。杜希伋。莫遠。梁汝笏。指揮陳封。陳汝石。丁宅。武正四表裏。同知梁仕永。麻伯虎。楊巨覽三表裏。人各織金綺衣一襲。鈔千貫。夏四月。英國公張輔至南寧。奏陳季擴外示順服。中實詭詐。阮師等逆狀顯著。終無悛心。請進兵討之。秋七月。輔晟至月常江。賊設伏于山之右。列船三百餘艘。江中樹樁。江口兩岸置柵。延袤二三百里。令阮師等索戰。輔調都督朱廣。都指揮張勝。俞廣。領划船拔樁以進。輔率都指

揮方政等以步騎斷其伏兵。水陸夾攻。大敗阮師等。生擒僞將軍鄧宗稷。黎德彝。阮中。阮軒等。斬級四百餘。溺死甚衆。獲船百二十。得景異僞大將軍印。八月。徙昌江衞于昌江橋。徙市橋千戶所于塔山。十一月。設寧化州。領赤土車來二縣。直隸布政司。○癸亥。輔率舟師追陳季擴于緣海。聞石室。福安等州縣草寇黎蔑范慷等。近交阯城爲患。斷銳江浮橋。阻截生厥。江交州後衞道路不通。遂往征之。蔑慷等合衆五千餘拒戰。官軍敗之。僞龍虎將軍大都督黎蔑。中流矢死。殺僞都督阮陁於陣。擒獲僞將軍楊汝梅。僞防禦使馮翕梟首。賊千五百餘人以狥。餘賊逃莽澤中。追殺殆盡。賊將范慷。杜箇。旦。鄧明。阮思城等。遠遁者。相繼悉擒。自是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帖然矣。○壬申。改命征南將軍都督韓觀。充征夷副將軍。佩征南將軍印。總率官軍。鎮守交阯。節制交阯諸衞所。勅曰。交阯按察副使楊直奏乏糧。已令廣東都司布政司。於欽廉二州運糧萬石往濟之。爾宜計議。暫停於無寇之處。俟爾到交阯。道路無阻。即令起運。如未可進。不宜資寇。

十年。張輔率舟師追陳磊等。擒之。潘季祐等降。

八月。賊舟出神投海外。分爲三拒。氣銳甚。會北風急。方政等直衝其中堅。聯舟急擊。刀槊火器迅發。賊卻走。復追躡之。與鉤連死戰。自卯至巳。賊大敗。生擒僞大將軍陳磊。鄧汝戲。阮林等七十五人。及從賊千餘人。斬之。溺死無算。賊黨阮師等。望風奔潰。輔亟督軍出海追之。不及。而還。磊等四十人。被重傷。皆斬以狥。鄧汝戲等三十五人。檻送赴京。十月。總兵官張輔。軍至义安府土黃縣惡江。搜捕僞

少保潘季祐等。賊衆走匿。季祐亦竄可雷山。遣子僚請降。遂給榜招之。季祐父子。遂與僞官吳暾等十七人。詣軍門降。輔承制授季祐按察副使。管父安府事。招撫軍民。已而僞將軍知府。觀察。安撫。招討等使。陳敏。阮士勤。陳全勛。陳全敏。陳立。阮爽。阮掩。阮棹等。相繼皆降。十二月。輔晟軍至順州。阮師等屯愛子江。設伏前據昆傳山。分三隊。各列象陣。輔策馬率衆先薄。左隊衝入。引擊中堅。弓射象奴仆之。再中象鼻。象退走踩賊陣亂。指揮楊鴻引強弓繼射之。兩隊敗。朱廣獨當右隊鏖戰。輔調指揮薛聚益之。賊大敗。斬僞少尉阮山。生擒僞將軍潘經。阮徐。阮原。熊黃。阮可。及僞校尉阮度。五十六人。幷賊衆八百七十人。追至愛母江。餘賊潰散。鄧鍠弟僞鄉亭侯鐵。僞將軍潘魯。潘勤等。僞知州制叵徹等。相繼出降。僞大將軍何粟。潘溪。亦遣子送款。○壬辰。輔率兵至叱黃莊。賊帥胡同降。追鄧景異等至羅蒙江。皆懸崖側徑。捫蘿可上。輔舍騎而進。方政等將士皆步從。至叱蒲捺賊遁。大索不知所之。行二十餘里。遙聞更鼓聲。已四鼓矣。衆銜枚趨至叱蒲幹册江北。黎明。賊據高立寨。遂渡江圍而攻之。景異連被飛矢傷其脅。遂擒之。鄧鍠遁。政領軍追捕。幷其弟銳擒之。盡獲賊徒黎蟾及景異等僞印。景異創甚。遂剮之。函其首。及鍠兄弟送京師。悉斬以狥。

十一年。張輔。沐晟。擒陳季擴等。交阯復平。

春正月。勅輔。晟來降人。隨其功之大小先授官。後具實以聞。事平不用。二月。輔遣指揮薛聚。追捕賊酋阮師於南靈州。獲之。先是。諜知師逃遲蠻。輔遣都督朱廣。領兵追捕。廣往來遲人關諸山箐中。悉

獲師及其黨鄧鎔陳季擴家屬師等逃依南靈州土官阮茶彙至是聚舟師奄至獲之斬茶彙以狥三月季擴逃入安竹排出輔遣指揮師祐往捕之季擴勢窮走老撾祐進兵追躡之進克老撾三關至金陵箇蠻人散走棄季擴與其妻妾於及蒙册南歷之地官軍悉生縶以歸季擴就縛間復竊乘船走入海鎮夷衞指揮李鑒等追逐至多魚海口幷其姊僞公主悉擒之賊黨皆平輔晟等議設升華思義四州隸升華府在化州以南統黎江等十一縣蓋黎賊所取占城之地而以阮師胡具鄧景異鄧鎔爲守及師等叛占城仍遣人守之至是叛賊就擒輔等復建四州承制授降人阮薨楊夢松范公議阮儉爲知州胡交張原主武征范昉爲同知仍以書報占城王使知建置之故備其事以聞五月張輔檻送賊首僞大越國王陳季擴僞忠武公阮師及僞印九顆幷各賊家屬赴京師交阯復平閏九月輔晟委都指揮朱輝廖春率官軍五千留備禦輔等各率官軍還朝

十三年賞平交阯功遣英國公張輔鎮守交阯尋召還

春二月上問本兵以陞賞孰便戶部尚書夏原吉曰賞費于一時陞費于後日後日之費較無窮也於是復賞輔晟金各五百兩鈔二萬錠幣五十雙都督同知朱廣僉事江浩功相等都指揮方政毘朱廣等功最多各賞金五十鈔三百錠幣五雙都指揮僉事師祐獲賊首陳季擴賞金四十鈔二百幣四雙都指揮僉事謝鳳而下各有差夏四月命英國公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鎮交阯十月交阯叛寇陳月湖伏誅初月湖糾合清化磊江蠻作亂自稱月湖王適英國公張輔至進兵剿捕

賊敗走。追至天關鎮赤土縣擒之。械京而誅其黨郭元慶等。相繼就戮。寇遂平。○庚戌。總兵官英國公張輔奏。自廣東欽州天涯驛。經猫尾港。至涌淪佛淘。從萬寧縣抵交阯。多繇水道。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比邱溫故路。近七驛。宜設水馬驛傳。以便往來從之。

十一月。勅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馳驛還京。輔經營交阯。前後凡十年。

十五年。命豐城侯李彬鎮守交阯。順州人黎核等作亂。討平之。

二月。命豐城侯李彬。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鎮交阯。諭曰。交阯本中國地。其人皆朕赤子。朕懷撫綏。勤于晝夜。爾久事藩邸。忠厚謹飭。用是付茲重寄。尤宜日親賢人君子。效古良將之所爲。審度事幾。區畫有法。庶副朕之委任。勅兵部尚書陳洽曰。今命豐城侯李彬往鎮交阯。爾諭彼人情可暫留贊襄。俟有召回京。三月。李彬奏。賊人阮貞等。復聚衆於陸那縣。殺掠人畜。今已就擒。貞律當死。妻子應給功臣爲奴。請以本境狗衆。俾人知警。從之。六月。李彬奏。順州人黎核潘強。及土官同知陳可論。判官阮昭。主簿范馬綏。千戶陳恂。百戶陳吾儕。南靈州判官阮擬。左平縣知縣范伯高。縣丞武萬。百戶陳已律等。作亂。焚二州城柵廨舍。殺官吏。僭稱名號。有衆千餘人。令都督朱廣領軍剿捕。而交州中等衞指揮韓振。譚公政。吳葵。潘勤等。以兵會。殺黎核於陣。及其逆黨五百餘人。生擒潘勤陳可論。阮昭。范馬綏。范伯高。武萬等。皆誅之。阮擬。陳巴律等。以餘衆遁。上嘉之。勅具將士功狀以聞。核之亂也。順州守備土官指揮同知段公丁。陳思齊。死之。十月。李彬遣都督朱廣領兵督捕賊首楊進汪。

廣攻破北畫等寨。擒進江等。悉斬以狥。餘賊潰散。

十六年。交阯清化府土官巡簡黎利反。豐城侯李彬討之。

春正月。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簡黎利。初從陳季擴充僞金吾將軍。後束身歸降。以爲土巡簡。然中懷反側。至是僭稱平定大王。以弟石爲僞相國。段莽爲僞都督。聚衆刼掠。彬遣都督朱廣討之。斬首六百餘級。生擒范晏范柳等百餘人。利遁去。彬請以晏等就交阯戮以狥衆。從之。先是給事中馮貴奏賦安南金珠。擢貴參政。繼命中官馬騏鎮守。益貪暴失衆心。士官州縣不勝其毒。反者四起。而黎利尤劇。土官參政莫邃與利賊用持久。力戰死。二月。嘉興州四忙縣土官知縣車綿子。車道等叛。殺流官知縣歐陽智。彬遣都督方政討之。土官指揮陳汝石。千戶朱多蒲。死焉。官軍力戰。擒車道殺之。綿子與車三遁走。以山林深阻。瘴癘方作。搜索不獲。遂引兵還。而遣人招諭。彬請予汝石等褒郵。以勵士心。從之。夏四月。李彬以指揮韓振等討叛寇黎核等功狀奏聞。賜勅褒諭。韓振及指揮譚公政。潘勤。吳奕等。各賞鈔幣陞職。其餘千戶同知及總小旗等項。皆陞一級。賞鈔幣有差。

十七年。交阯土知府潘僚反。土百戶陳直誠等相繼叛。

夏五月。彬遣方政擣賊于可藍堡。獲其僞將阮箇立等。利走匿老撾。留指揮黃誠。朱廣。守備政還交阯。利復出爲寇。殺巡簡梁珣而去。誠追擊。賊敗走。時暑雨水溢。彬請候秋進兵。從之。八月。又安府土官知府潘僚。季祐子也。因父降得官。季祐死。僚襲繼父任。至是爲中官馬騏非理凌虐。遂與土人千

戶陳苔。指揮路文律。同反于衙儀縣。彬進討之。僚潰走玉麻州。依土官琴貴。冬十月。反寇范軟等據俄樂縣。彬遣都指揮徐源。率兵斬軟等以狥。十一月。又安府倡江縣士百官陳直誠。弟陳眞。僞稱金吾將軍。與紅衣賊覽盤等。掠羊變社。黃汝典燒芙蓉儂文歷起邱溫。陳木果起武定。阮持起快州。吳巨來起善誓。陳順慶起南靈。淘金社正鄭公證等。聚衆千餘亦起同利縣。方政首引兵討公證。追及於南策州河瑰巡司。斬首四百餘級。遁去。勅李彬往討。○丙午。遇潘僚與紅衣賊迎敵。敗走之。追至玉麻州蒲潭山。破其柵。生擒紅衣賊奠扭門。薰底等。僚等復遁入老撾。都指揮薛聚。追殺其黨胡子徑。及紅衣賊尙祓等三百餘人。時布政阮勳。指揮陳原瑰。共守惡江。擒斬陳順慶。陳直誠。參政馮貴。與方政兵合。亦獲鄭公證於同利。其黨黎姪等脫走。大灣賊丁宗老繼起。政旋破之。十二月。老南縣塗山寺妖僧范玉自稱天降印劍。令爲主。僭號羅平王。紀元永寧。其黨范善陶承吳忠。皆往從之。玉以善爲入內簡校。左相國平章軍國重事。吳忠爲內行遣右尙書知軍國重事。陶承爲車騎大將軍。黎行爲司空。以衆據水路。大軍進討。善聚衆兩岸。又列船於江中。水路拒敵。彬督將士力戰。斬首千二百級。擒善及忠等七百八十人。得賊船二百五十餘艘。玉脫走。得賊卒二百六十餘人。皆斬之。以善忠武路等械送京師。○戊戌。彬師至善才縣。遇賊游兵千餘人。與戰。敗之。追至麻良杜。賊空營出戰。又敗之。擒殺陶強。幷賊將卒三千五百餘人。

十八年。以李彬不卽平寇。詔責之。

春正月。賊艮師魯。范公政作亂。遇彬師於石室縣。師魯。公政。皆敗走。斬其僞將艮獲等五百餘人。指揮孫霖。亦破賊于善才縣。殺賊將范沉等。生擒賊首黎行等。黎利聚衆立柵于磊江。參政馮貴有兵二千。素驍勇善戰。馬騏嫉之。盡奪其兵。貴與參政侯保皆戰死。都指揮徐源攻破利柵。利遁走。閏正月。勅總兵官豐城侯李彬曰。朕命爾撫綏一方。蓋欲軍民各安其所。而致盜賊紛紛。將何以逭其責。今調雲南。四川等處官軍益爾爾宜盡心殫慮。早滅此賊。若玩時愒日。致賊益滋。在于國典必亦難恕。夏四月。彬遣都指揮孫貴。捕賊黎婭于鎮蠻府。婭遁。擒僞將丁春等。彬自率兵追之。僞將潘揚。范庚等。皆降。彬勒兵窮搜。擒婭及其妻幷賊將阮蛉。杜德。阮如雷等。殺獲六百餘人。械婭等送京師。戊午。獲賊首范玉。亦械送京師。五月。勅總兵官豐城侯李彬曰。叛寇潘僚。黎利。車三。儂文歷等。迄今未獲。未審兵何時得息。民何時得安。宜晝夜盡心。廣爲方略。早滅此賊。以不負朕之委任。○己巳。彬遣朱廣。捕僞開聖王阮多僞昭信侯譚興邦。僞太師韋五等。悉擒之。幷獲其妻子僞印。皆械送京師。多十月。彬遣方政追黎利于老撾忙心河。敗之。利遁去。

十九年。總兵官李彬請屯田。從之。

春正月。彬遣師佑追賊至玉麻州。時潘僚入老撾借兵。琴貴逆戰。以象衝官軍。指揮張銘。千戶張本等奮勇射乘象者。繼以火器。象反走。賊大奔潰。斬首百餘級。生擒三十餘人。貴弟結。以所領二百人降。秋九月。彬遣都指揮王忠。追賊首楊恭于新安府。恭僭稱王號。作亂。獲其舅杜佑。爲鄉導。擒之。械

送京師。

二十二年正月豐城侯李彬卒。

冬十二月以交阯叛寇黎利久未獲。遣勅切責參將榮昌伯陳智等。

謹考中國討交阯。漢之樓船伏波爲正。然元鼎建武之師。未盡比于三代之盛者。以其出于廣土之意也。惟我成祖文皇帝聖神英斷。首出百王。初信胡奎則御物不疑。至誠矣。既得天平則興滅定亂。至義矣。諭其復君俾之悔禍。至仁矣。罪其弒逆加之聲討。至正矣。尤不可及者。始終以立陳氏爲心。訪求宗族。見于安南既平之日者。尤惓惓焉。此其至公無私。揭日月而行天地。豈有毫髮利其土之意哉。卒之訪立不獲。始從郡縣。堯舜湯武千載一轍矣。若王師海上。洸洸湯湯。三定交阯。宣威南域。惟尙武之什。差足比擬云。